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二

乞差防秋軍馬奏狀

此狀缺前一段揚聲大舉則往往無事寂無傳聞則往往深入今

乃信不可憑之探報而弛一路之防守深恐非策臣素愚
意仰荷聖意獎遇隆厚每思竭犬馬之力以報天地之恩
而今者江西委寄之重軍馬單弱無以為防秋備敵之計
使倉卒有警旋行控告朝廷乞遣援兵必不及事孤生靈
之所望誤國家之大計雖死何以塞責臣前上章以疾丐
罷蒙恩降詔不允訓詞溫厚有邊吏戒嚴防秋甫及之語
伏讀感激不知涕淚之零然臣之所以冒昧敢以此時而

求去者非獨以難勝劇任之故正緣防秋無備不敢虛受其責今者鑿輅時巡郡國視勞六師此非臣子堅為去就之時臣雖衰疾未敢復有所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定議本路防秋如合遣兵即乞早摘那軍馬前來應副措置擺布控扼如不合遣亦乞明降指揮無使日夕指準以誤士民之望不勝幸甚臣謹遣左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臣羅薦可詣行在所樞密院稟議如蒙聖慈特賜召對亦可以詢訪本路事宜曲折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乞下慶吉州守臣不得占留將兵奏狀

又勅昨准都督行府劄子及樞密院劄子備坐聖旨指揮令本司招填本路關額禁軍除將兵許本司全將勾抽外其不隸將兵諸州存留一半其餘一半許本司勾抽教閱以備緩急使喚本司已遵奉聖旨指揮行下諸州除江州興國軍係沿江州郡合行措置控扼其所管不隸將兵盡皆存留更不起發止起發到筠州撫州臨江建昌南安軍一半不隸將兵人數全然不多其吉州慶州見屯將兵依元降指揮係合全將聽本司勾抽使喚緣為兩州有盜賊殘黨理宜存留一半將兵彈壓遂止行下東南第六將并慶吉兩州起發見管將兵一半前來分布控扼使喚雖已

奏議卷之五十二
行下勾抽深慮兩州守臣不念輕重緩急之勢惟務占吝以盜賊為名妄有奏陳不肯如期起發有誤指準竊緣江西一路唯洪州江州興國軍最係沿江控扼緊急去處若有軍馬防扞大敵即可以保全一路不致侵擾其慶吉兩州皆係內地言州盜賊目即並已衰息慶州雖有些小殘黨其存留一半將兵自可措置彈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行下兩州守臣遵奉元降聖旨指揮及依本司措置止許存留一半將兵不得盡數輒有占留以誤大計一路不勝幸甚

乞撥那軍馬奏狀

石臣近據舒蕪黃等州探報偽齊淮河北州郡順昌府陳蔡等州遂平褒信等縣皆有人馬駐劄及八月二十二日偽齊人馬侵犯德安府應山縣作過戰敗官兵殺死趙將又據興國軍申京西宣撫司劄付黃州八月二十六日准都督行府劄子指揮令管下黃州預先踏逐險固移治去處緩急遷移保守不管少有誤事仍令密切施行不得張皇致人民驚擾又據轉運判官逢汝霖公文今月二十四日准金字牌降到御寶封下樞密院劄子九月十九日樞密院奏勸會岳飛見提大兵於襄陽岳鄂一帶措置邊事其本軍合用錢糧係江西及朝廷應副皆取道九江方至

鄂渚日近據探報虜偽賊馬聚兵陳州順昌府意欲侵犯
淮西其江州最係緊切控扼去處兼慮緩急阻遏糧道理
宜措置右奉聖旨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疾速順流前來
江州屯駐應措置控守仍具所差統兵官職位姓名起
發日時申壘密院其合用糧料委逢汝霖應副臣契勘次
累具奏聞本路當上流重地沿江一帶要害去處並無兵
將控扼深慮虜偽窺伺間隙衝突侵犯乞自朝廷遣發本
司合得軍馬應副防秋分布使喚雖蒙關送都督行府至
今未曾差撥今據前項逐州探報及都督行府樞密院劄
子具探報賊馬事件類皆符合如臣平時所料本路事宜

委是緊急雖有指揮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前來江州屯
駐緣岳飛大軍見在襄陽府道路遙遠未必能如期前來
及雖遣發元無限定人數勢須鮮少有誤指準若不別行
措置決致上誤國事伏望聖慈矜念本路全無得力兵將
可以控扼捍禦緩急賊馬侵犯必至踈虞一路生靈所係
非細臣以踈遠孤寒寡援虛當重任萬一敗事雖死不足
以塞責斷為哀衷特降睿旨令都督府日下摘那一項得
力軍馬差官管押星夜前來應副使喚勘會諸州及朝廷
探報虜偽賊馬聚於陳頴者三萬餘人如或侵犯本路沿
江及諸處控扼非萬五千人不可除本路措置見管兵可

得四千人外尚闕萬一千人又恐朝廷以淮泗間見有邊事雖遣兵馬不能及此數目致令分布使喚不足勘會福建路統制官李貴見部人兵在汀州駐劄廣南東路統制官韓京見部人兵在循梅州駐劄皆與本路相隣李貴近殺敗劉大醉賊馬韓京近殺敗劉宣賊馬虔寇漸向衰息不敢侵犯兩路欲乞特降指揮於李貴韓京所部軍馬逐急更各摘那一半差送上得力將官部領赴本司應副控扼使喚候防秋罷日各遣歸逐路屯劄去處庶幾聲援稍振竭盡愚慮或可以效犬馬之力備禦強敵保全一路以報聖恩萬分之一死且不朽如以臣今來陳請不合廟議

即乞朝廷察臣不材先次罷黜無使虛受誤國之責亦臣區區之至願也謹瀝血誠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貼黃

臣所乞摘那韓京李貴一半兵將如蒙聖慈矜允即乞用金字牌遞角降付韓京李貴軍中并福建廣東路帥司及本司照會庶幾早得被受不至後時伏望聖察 啓

臣近據岳飛公文稱敵強兵少錢糧不繼已勾回幹事軍馬臣竊慮近降指揮令岳飛摘那一項人兵前來江州屯駐照應防守亦未必可以指準伏乞聖察

乞罷江西帥仍乞官祠或致仕劄子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惟冒瀆死有餘罪伏念臣鄙樸無取誤蒙聖恩起廢於十年流落之餘畀付以一路兵民之寄夙夜匪懈期稱所蒙適丁偽虜猖獗之秋當為防冬捍守之計爾臣本司軍馬盡已撥隸諸將沿江千里要害之地初無數旅控扼之兵累具奏陳未蒙差撥今者邊郡探報羽檄交馳朝廷行移星火緊急皆謂賊馬屯聚將為構虛之謀惟臣本路空虛初無禦敵之具儻使犬羊之衆來犯封疆則夫士民之心何所倚仗臣已再上章疏控告朝廷乞撥那都督行府之偏師及勾抽福建廣東之半將

濟此危急庶能保全臣聞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帥守江西臣之職也朝廷付臣以一路委任重矣不知緩急之際責臣以守乎不責臣以守乎責之以守則必與之以可守之具不責之以守則非獨朝廷今日事體不可如此亦非臣平日之素志也如蒙朝廷俯從危懇使兵力粗可支梧則賈誼所謂守圉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者臣雖無似竊庶幾焉儻或所陳不合廟略即乞朝廷以臣不材先次罷黜使得歸老山林保全晚節亦臣區區之至願伏望聖慈特降睿照憐臣堅請力爭蓋憂於誤國察臣難進易退非薄於愛君早賜矜從以安

愚分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

貼黃

臣竊以陽冬之際雖非守臣可以乞去之時然臣條具利害請乞軍馬一路捍守之計凡二十餘次不蒙朝廷差撥今來探報危急實難虛任重責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除臣一在外宮觀或許臣守本官致仕以養衰疾取自聖裁早賜矜允

蘄州探報

今月二十六日准光州牒今月二十一日戌時據探事

州賢等到州供責今月二十一日未時有偽賊馬軍二百餘疋於谷口渡已過淮南岸及見有馬步軍接續過淮前來不見的實數目賢等奔走前來執覆牒契勘據探報賊馬已渡淮連夜決來攻圍本州委是危急請照會施行者右謹具申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謹狀并小貼子探報今來賊真係孔彥舟作先鋒緣本人舊充蘄黃州鎮撫使在蘄州熟知地利竊慮窺伺蘄黃州一帶為害不細伏乞速賜指揮施行

繳進蘄州探報劄子

臣已具奏方欲遣發間據蘄州公文准光州探報九月二

十一日有偽賊馬軍二百餘疋於谷口渡已過淮南岸及有馬步軍接續過淮前來不見數目探聞係孔彥舟作先鋒緣本人舊充蘄黃州鎮撫使竊慮窺伺蘄黃一帶申本司照會臣契勘近據淮西諸州探報虜偽聚兵陳蔡順昌府意欲窺颶淮西今來蘄州探報賊馬已渡淮前來淮西一帶州軍並皆已得朝廷指揮移治更無限阻直可徑到大江本路沿江要害合行控扼去處並無兵可以分布使喚委是危急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日下差撥得力成頭項軍馬星夜前來應援措置防托慶幾尚可支梧若只倚仗已劄岳飛分撥兵將決致誤事所有蘄州探報公文真本

連在前謹具進呈取進止

貼黃

臣契勘前件探報雖已密行下江州興國軍等處措置防托緣逐州亦是關兵分布使喚深慮朝廷遣發兵將并岳飛分撥軍馬未到間賊馬徑渡江前來江西作過洪州兵既不多城壁頽毀方欲下手修治全然未及次第亦無樓櫓及防城器具等委是難守萬一倉卒欲乞許本司隨宜措置以待援師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伏乞聖察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三

論擊賊劄子

臣竊觀自古用兵者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曹
操袁紹官渡之事是也王師與虜偽相持於淮泗間幾半
年矣前日岳飛之舉我出奇也惜乎以錢糧不繼而勾回
幹事軍馬未能成功今日賊馬渡淮彼出奇也若能設策
破之則奇反在我臣願陛下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
斬黃間約岳飛兵相為犄角以夾擊之期於必勝以復陳
蔡則淮泗之師亦自當解大功可成至於江南屯兵控扼
以捍奔衝自是一段不可闕也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取進

文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三

止

再乞罷帥劄子

臣近者冒萬死干天聽乞罷臣江西帥任依舊除一在外
宮觀或守本官致仕未奉俞允伏念臣材能無取誤蒙聖
恩帥守一路夙夜黽勉願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而
臣自今春入覲之初即論本路為上流重地去敵境不遠
朝廷建置大帥付兵二萬人近來撥隸他將靡有存者竊
慮不足以折衝禦侮鎮服一方乞差萬人庶可集事伏蒙
宣諭以臣言為然既而降付朝廷止是關送都督行府累
具利害申都督行府止云見議遣兵自春徂冬初無一人

一財至者方用兵之際邊報警急之秋付臣千里之寄而
軍馬單弱曾不足以薄具防守臣雖至愚豈敢貪戀寵祿
虛任重責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乞歸山林非獨以衰年
多病不任繁劇之故也重念臣自靖康以來為國深慮心
之精微衆人不達皆以主戰歸之姓名誤落於虜中尤為
敵人之所不喜使其知臣塊守空城於此無兵可以為用
其致寇必矣如臣者固無足道然嘗為大臣被遇三朝使
失守殞身上累國體雖死不足以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
降睿旨檢會臣前奏所請宮觀或致仕早賜施行臣不勝
幸甚謹齋沐親書劄子冒瀆天威臣無任惶懼戰越待罪

之至

乞差發軍馬劄子

臣伏准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院本月十七日劄子以臣乞除在外覈覈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備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仰荷聖恩但深感涕伏念臣材能無取誤蒙睿獎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夙夜黽勉願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到本路適當旱曠乏之餘金穀細碎皆躬親料理粗能支梧應岳飛大軍錢糧亦不敢闕乏建置營房修葺城壁制造器械甲安集流移招捕盜寇皆稍就緒惟是軍馬單弱不足為一路防守之具自非朝廷

應副則新招烏合之衆何足倚仗累具奏陳未蒙差撥近者邊報警急賊馬渡淮侵擾淮西州縣沿江一帶要害去處並無控扼人情震恐臣深慮倉卒之際或有衝突與其無兵捍禦受失守之誅曷若控告君父為退休之計情迫辭切日虞譴訶豈謂皇帝陛下察其精誠憫其拙直既賜以詔書不容遽去又諭以所乞兵馬別作施行雖父母之於子恕其愚而拯其急不是過也今者王師大捷賊兵遁逃固足以紓目前之憂為中外之慶然月始初冬解嚴之期尚遠兵貴預備黠虜之衆尚多正當益虞大敵愈修軍政防患於不必防之地持勝為不可勝之謀用正為奇濟

虛以實則江西一路尤今日所當留意也臣竊恐朝廷以
既捷之後便謂可以無虞兵馬不必調發間隙不必隄防
則非臣所敢知也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所遣本路軍馬早
賜施行及回所乞李貴韓京一半兵將特如所請庶幾捍
禦有備可以輯寧一路仰報大恩衰病之軀終冀矜從得
安閑散于冑宸聰無任惶恐戰越之至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臣伏覩樞密院劄子行下捷報劉光世張俊楊沂中等大
破偽齊賊馬於淮淝之上斬馘擒捕甚衆殘黨遁歸淮北
此誠陛下天錫勇智道兼神武駕御將帥恩威並行所歎

布所傳中外同慶然臣竊見間探所報偽齊乞兵於虜
入其統領來者如四太子龍虎大王渾女渾金牌郎君之
類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
安等處作過止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
匿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惰
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加以時方初冬去解嚴之期尚遠
合當措置防守去處更宜嚴為之備伏望聖慈降詔諸將
既加獎諭又戒其無以戰勝而驕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
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
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

萬一虜騎衝突墮吾術中王師能取勝於金寇則恢復之功在此一舉不再藉矣臣以迂陋疎遠輒議大事罪當萬死伏望聖慈特加睿察取進止

進道君皇帝御書碑本奏狀

右臣今年三月內蒙恩賜對內殿嘗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御書一軸進呈及乞將刻到碑石等進御府伏蒙宣諭許令投進臣近於福州舊寄居處取到道君太上皇帝御書碑石兩段及元打下碑本四十八張已標背一軸用匣復封全謹差人齎赴通進司投進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宣取臣無任惶恐戰越之至謹錄奏聞

進皇帝御筆詔書奏狀

右臣昨於去年十月內蒙恩除今任差遣三具奏辭免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詔書趣行又於今年三月內赴任至江西界首准御前金字牌降下親筆詔書以本路旱災飢民乏食令勸誘積米之家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到任所有前件親筆詔書刻之琬琰置州治中以垂永久謹標背成軸用匣復封全差人齎赴通進司投進伏望特降睿旨宣取臣無任

乞下淮西宣撫司差軍馬前去光州駐劄奏狀

今月二十日據興國軍狀申十月十五日未時據進武副

尉本軍使臣何詮申今月十三日戌時有黃州差去探報
衙前華昇申今月初十日到砂碣市見光州知州王敦武
以下官員般移老小軍民在沙碣市石盆山寨住泊探到
偽賊孔彥舟等人馬見在淮河東北畔朱高市劄寨及據
權發遣興國軍左朝請大夫王勇劄目竊觀唐史張巡許
遠固守睢陽遂使賊兵不敢越睢陽而犯江淮史臣稱之
日張巡許遠以疲卒嬰孤城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
便不得搏食東南牽制首尾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
興今來偽齊遣孔彥舟繫橋渡淮攻圍光州首尾半月無
兵救援致使光州官吏奮發忠義出城擊退其功績誠可

嘉也孔彥舟引兵入六安軍前去而光州於今月初六日
夜二更兵民皆出城往光山縣名為移治不知所向是光
州官吏慮恐賊兵再來攻圍依前無人救援緩急城陷則
一城皆被殺虜所以棄之而遠遁深恐偽齊探知移兵前
來據守光州繫橋運糧時遣賊兵前來侵擾斬黃等州則
江西日有警急契勘江西諸州例闕城壁不得不為之慮
兼淮南州傳事始安定豈可再致殘破所據興國軍探報
及權發遣興國軍王勇劄目在前本司契勘光州係淮西
路分接連陳蔡偽境自兵興以來雖累經殘破然最係控
扼去處近者孔彥舟賊馬攻圍累日官吏兵民竭力捍守

賊馬退去即是光州城壁尚猶可守緣得淮西帥司指揮
許之移治又慮賊馬再來攻圍無兵應援遂於賊退之後
官吏軍民並皆遷徙出城就光山縣屯泊今據興國軍守
臣王勇前項陳述深慮偽齊探知移兵前來據守光州繫
橋運糧時發賊兵侵擾蘄黃等州則江西日有警急不可
不慮事理誠為切當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淮西宣撫司
疾速差撥一項軍馬前來光州屯駐却令光州守臣率官
吏軍民依舊歸城措置捍禦庶幾不致誤事其蘄黃州已
得湖北路宣撫司令相度移治指揮亦乞朝廷詳酌施行

小帖子

契勘光州或為賊所據則蘄黃又須移治江北更無
捍蔽自江以南沿流險要六處既無軍馬可以控扼
州縣又無城池可以自固使賊渡江占據州縣為患
不紙伏望聖察

乞施行慶州占吝將安奏狀

據慶州申警安撫制置大使司劄子已行下東南第六將
依限統押團結下一半將兵前來分布控扼使喚本州
先准使司劄子指揮團結一半將兵聽候防秋使喚尋下
東南第六將團結將下見管禁軍二千九百二十五人緣
為龍南等縣并廣東自即曾有盜賊逐次分遣將兵前去

逐處討捕及分差州衙正副將路分押隊及諸處防托委
是人數稀少差那不行亦倉庫虛乏無可預借欲望與免
起發存留本將擇禦彈一壘廢免別致生事申本司契勘東
南第六將將齊自來合聽即司節制近因本司起請防秋軍
馬准都督齊府及樞密院劄子備坐聖旨指揮本路將兵
遇緩急全將合聽本司差撥使喚本司緣為慶州管下尚
有土賊殘黨未致淨盡已行下本將存留一半在本州彈
壓外其餘一半將兵先次團結成隊伍日逐訓練以備本
司緩急勾抽使喚已備而坐申朝廷去訖本司近來不住
據江北蘄黃州探報云劣偽賊一馬侵犯准西州縣事宜緊

八月以後排日入邊及專差使臣計一十五次劄下慶州
勾抽上件已團結下一半將兵前來本司分布控扼使喚
亦已具因依奏聞外今據前項陳述委是本州當職官吏
不以國事為意但欲盡數占留將兵却將本司已團結人
數先放散在諸縣故作占破體問得慶州管下諸縣今年
豐熟盜賊漸已衰息雖有此小殘黨去處其存留一半將
兵一千五百人自足彈壓措置今來本州全不體認探報
緊急事有輕重輒以盜賊為名占吝不肯發遣顯是並不
遵奉聖旨指揮及故違本司節制除已再行催促發遣外

伏望朝廷檢會本司前奏更賜指揮施行

小帖子

契勘朝廷一路置帥正為節制軍馬於事宜緩急之際得慮慶量輕重抽差使喚今來本司差撥慶州一半將妻應副沿江防托非特當邊報警急之際又係遵奉近降聖旨指揮其慶州當職官吏輒敢妄以盜賊為名占吝不遣故違聖旨及本司節制致乏軍興實緣臣人微望輕不足表率一路遂令列郡陟侮帥司伏望聖慈特賜罷黜其慶州官吏亦乞特降施行

乞令岳飛兵前來江州仍許聽本司節制奏狀

契勘近據轉運判官逢汝霖公文准樞密院九月二十六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岳飛見提大兵於襄陽岳鄂一帶措置邊事具本軍合用錢糧係江西及朝廷應副皆取道九江方至鄂渚日近據探報虜偽賊馬聚兵陳州順昌府意欲侵犯進西其江州最係緊切控扼去處兼慮緩急阻遏糧道已奉聖旨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疾速順流前來江州屯駐照應措置控守其合用糧斛委逢汝霖於樞密院應副岳飛米內取撥五萬石前去支用右奉聖旨令岳飛依已降指揮疾速摘那前去本州屯駐措置控守仍具所

差統兵官職位姓名起發日時申樞密院申本司照會本
司緣有孔彥舟賊馬攻圍光州探報備坐前件聖旨指揮
牒湖北路宣撫司疾速差兵前來江州駐劄續據湖北宣
撫司簽聽聲報稱宣撫岳少保見為目疾在假本司見調
發官兵五千人并車戰船前去蘄陽屯駐請照會契勘蘄
陽係江北岸屬蘄州管內去江州地里寬遠其江州係江
南岸最為要害去處沿江渡口並無軍馬控扼緩急難以
相照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湖北路宣撫司依元降聖旨
指揮別差一項軍馬前來江州屯駐與蘄陽軍馬照應相
為表裏及乞朝廷檢會臣近奏屯駐江州軍馬許權聽本

司節制庶幾捍禦賊馬可以保全一方不致誤事

小帖子

契勘今來賊馬侵犯淮西州軍與江西止隔一水沿
江州郡如洪州江州興國軍最是要害去處全無軍
馬控扼事屬危急如今來岳飛軍馬不來江州屯駐
及雖來江州屯駐不許權聽本司節制實恐無益於
事伏望聖察

乞撥韓京等軍馬奏狀

契勘本司近具奏聞以軍馬單弱防冬之際緩急賊馬侵
犯無以捍禦乞自朝廷遣發及福建路見在汀州駐劄統

制官李貴廣東路見在循梅州駐劄統制官韓京所部人
兵內各摘那一半差近上得力將官部領赴本司應副使
喚候防冬罷日各遣歸逐路屯劄去處未奉回降指揮竊
緣本司既獲舊聖旨指揮辟置都統制官一員節制三路軍
馬討捕虜衆今來已蒙朝廷許辟左武大夫吉州團練使
任仕安充本司都統制韓京李貴兵馬自合聽受節制見
今屯泊州路與本路相接朝廷遣發軍馬未到間如得權
宜差撥應副度幾聲援稍震可以備禦強敵保全一路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奏速賜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三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四

獎諭防秋利害詔書

勅李綱省所奏陳防秋利害事具悉卿勤勞王室作時股
肱控制上流實邦屏翰方朕親乘戎輅撫勞江干乃遠抗
於封章仍備言於謀略洞明利害切中事機虜已在吾目
中何煩聚衆因方陳於几上可以行師嘉爾壯猷副予廷
望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獎諭表

臣綱言伏奉詔書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特加獎
諭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誓言上達方虞出位之誅溫

詔誕敷更被自天之寵載惟叨冒深切凌兢謝伏念臣識
慮迂踈材能譾薄所願學俎豆之事未嘗讀孫吳之書偶
當戎事之艱危輒罄愚悰而忖度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
苦口逆耳之言多亮之者謂懷匪躬之誠笑之者謂犯斯
疏之戒但知自竭豈暇恤他正如野老之獻芹敢意聖君
之采菲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嘉其千慮一
得之愚獎以細書十行之札褒踰華袞賜重萬金部屋為
之生輝士民忽焉改觀臣敢不激昂素志砥礪孤忠益思
料敵制勝之謀以助禦侮折衝之計靈旗所指方勒燕山
之銘崖石可磨願撰浯溪之頌

再陳已見劄子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
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劄送臣
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竊嘗寡聞初無智略徒
以謏庸知獎實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睿聽伏蒙皇
帝陛下函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獎以優
詔顧臣何足可當此惟知自竭以報鴻私臣竊見國家
與虜偽相持累年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
此蓋緣六飛親臨將士用命之故儻非車駕在近威令可
行則泚水之師安能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為成哉前年親

臨則虜騎宵遯今年親臨則偽齊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
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雖黠
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屈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
楚以亡真霸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
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定
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國家近年以激勸將士之
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全軍推賞習以成例帑藏為虛
今者諸將咸捷當行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
小其賜則懼士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
有不待賞而勸者推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

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
厚賂賻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
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昔勾踐厚
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
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塵瀆天威無任惶懼戰越
之至

乞蘇有岳飛遵依聖旨差兵屯戍江州奏狀

契勘本司累具狀奏聞乞差撥本路防冬軍馬雖奉指揮
許行差撥至今未蒙差到及近降指揮令岳飛分一項軍
馬屯駐江州至今亦未到來止是差到兵將於蘄陽駐劄

人數不多竊緣偽齊賊馬比來侵犯淮西雖為諸將殺敗
遁歸淮北然賊情狡獪防冬日月尚遠沿江一帶合行控
扼去處理宜隄備今來不敢更望朝廷遣兵只乞降旨岳
飛遵依元降聖旨差撥軍馬於江州屯戍與新陽水軍相
應庶本路緩急有所倚仗不致誤事

小帖子

契勘今月十二日據蘄州申岳少保自江州復回鄂
州所有元差將官王瑩在蘄口屯泊一項水軍並已
帶回即是沿江一帶並無軍馬屯駐緩急深慮誤事
伏望聖察早降睿旨施行

施行招軍奏狀

近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勸會諸路州軍多有西北流移
人民竊慮闕食因而失所理宜存卹兼諸路州軍見管禁
軍比緣兵火之後例皆闕額雖已降指揮招填並未見招
到人數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諸路帥臣行下諸州軍
委自守貳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披帶少壯
人疾速招填額禁軍並日下放行請受本司已遵
依施行專委洪州鈐轄兵官措置招填至今多日未見招
到人數尋行詢問蓋緣西北流移人民日望朝廷收復中
原得還鄉土不願於東南州軍充填闕額禁軍實恐將來

收復之後既係兵籍難以還鄉却願投充統制官申世景軍中他時移易屯戍有可歸之理契勘申世景一軍所管止千餘人數目不多本軍先具申明朝廷乞添差人或許招收人兵使曩續准朝旨候到江西別聽指揮本司近再備據本軍陳乞上項事理於七月十八日供申樞密院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今來西北流移人民在本路頗多若不依近降指揮招收竊慮饑寒失所或致流為盜賊委實可憫如蒙許行招填申世景軍中即乞通舊人以二千五百人或三千人為額庶幾日加訓練漸成精兵與本路隸將不隸將兵相兼使喚可以裨禦一方不致臨時更煩

人馬仍乞所招填人止刺手背將來收復中原可以據復歸農畝實為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乞遣兵收復光州奏狀

今月十一日據興國軍申據進武副尉本軍指使何銓申報到下項

一今月初一日光州探事人翁進等回申供於十月二十三日差與使臣張準等前去舊光州探事至二十三日夜昏黃到光州西城廂聽得城上發檣打更遂令趙青先回前來本州報覆進等去州緝人問信不曾捉得人只見城上四壁有火明打更不見

城內人馬數目的實首領姓名却揭到偽齊褒信縣
事總領軍馬榜一道赴州取覆

一今月初七日光州探事人張真等回申供十月二十
六日蒙奉州差去舊光山探偽齊賊馬動息真二十
八日早日出以來到州七里岡奔城去時只聽得
光州城上見真等打鑼打鼓等為人少不敢近城前去
只見城上有白旗十餘面不見城裏賊馬數目首領
姓名

一十月二十九日有光州山縣徐知縣管押公吏民
戶前來光州移治山寨稱十月二十七日有偽

占據光州賊馬綽巡前來光山縣趕趁殺奪人戶其
時徐知縣下弓手等人見陣其賊兵復回光山縣放
火燒毀屋宇前去

一光州再准淮西宣撫使司劄子指揮稱契勘光州今
來賊已退別無緊急當司已於今月十六日三次劄
下本州依舊移回光州安泊治事去訖並不見申到
知稟蔡至指揮右劄付知光州王敦武依累次指揮
疾速施行具知稟狀申照對今來光州見被偽齊賊
馬占據目今未曾移回前去

右本司契勘光州昨因移治自知州以下並徙居山寨為

使臣闕寔等據城反叛投附偽齊近承淮西宣撫司公文已殺敗偽齊賊馬退歸淮北皆已淨盡今據前項興國軍探報其光州依舊係偽齊賊馬占據未會收復竊緣光州係在淮河之南與偽境陳蔡相接今來若為偽齊賊馬所據便可於淮河繫橋般運糧食濟度軍馬向南作過與新黃為隣更無控扼去處深慮為患不細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淮西宣撫司遣發近上兵官統領精銳軍馬前去收復於日近了當度幾不致為一方之患

乞遣兵策應岳飛奏狀

臣十一月十九日據岳飛公文云十月十二日據統制官

成等四狀申稱自玳州獲捷之後再撫存商號西京長水

福昌永安伊陽一帶百姓了當於十月二十七日探報蕃

偽賊馬侵犯鐵嶺關其守隘鄉兵統領申稱賊馬厚重支

吾不住成等所統人馬不多遂移寨前來橫澗設伏隄備

於二十九日有馬軍千餘疋前來見陣掩擊敗走殺死賊

兵百餘人奪馬二十餘疋內審認得有蕃人三二千人至

三十日有賊馬千餘騎再來衝突成等鼓率官兵向前迎

敵掩殺賊馬退走殺死數十人活捉八人內七人係蕃人

重傷相繼皆死問不得蕃人頭領姓名一名係劉豫人高

牧通說得蕃人有一萬五千餘人馬有三千餘疋劉豫有

二萬餘人馬有二千餘死依舊係偽王大尉韓觀祭傳安撫成大尹等統率當時追趕間其賊眾埋伏數路分頭依布前來成等為見賊馬勢重即時拽領軍馬於朱陽五里川擇利下寨賊乞使司火急星夜差發軍馬前來救援同日又據商州駐劄在備將賈彥十一月初一日申番偽賊馬一萬餘人已犯商洛縣又據統制官王貴十一月初四日申何家寨偽五大王聚集番偽賊馬重厚亦有在舊唐州下寨侵犯襄陽界分并鎮汝軍賊勢重厚見侵犯鄧州界作過貴雖已遵依使司差到幹辦于大夫備備指揮措置事宜更乞疾速差撥軍馬前來同共掩擊并於十一月

十一日據統制官崔邦弼今月初六日申賊馬侵犯信陽軍作過遣發將官秦祐於長臺鎮殺散賊馬追趕至望明港大寨為見賊馬眾多却拽領軍馬回信陽軍下寨伏乞使司疾速添差軍馬前來同共掩殺飛契勘諸處申賊馬分路前來侵犯意欲決圍上流飛雖目疾未安不免將帶在寨軍馬過江措置外申本司照會臣契勘虜偽併力侵犯襄鄧信陽軍等處兵勢厚重謀慮非淺今來岳飛雖已前去措置掩擊緣荆湖接連江西一帶地里闊遠竊慮孤軍緩急難以捍禦伏望聖慈速降睿旨令劉光世遣發軍馬前來策應及命重臣統大兵屯駐九江督戰庶幾上流

重地不致踈虞再獲大捷天聲益振恢復之功在此一舉
乞賜留神幸察

乞蠲免淮衣納緡奏狀

契勘洪州以前年例撥發淮衣納緡二萬四千餘疋自經
兵火殘破之後不復收撥自紹興二年已後至今年各蒙
朝廷蠲免起發今歲近准指揮令本司預將紹興七年分
淮衣納緡折納米斛緣上件納緡本州已累年不曾收撥
起發委是無可拘催折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本州來
年分合發淮衣納緡之數依已前年例蠲免施行

乞將戶帖錢分作二分隨秋稅起催給發奏狀

勘會本路見依奉朝廷指揮措置出賣戶帖內去年旱傷
夏四分以上州縣依元降指揮候今年起催秋稅日給賣
臣契勘本路去年亢旱比之他路尤甚內洪吉筠袁江撫
州興國軍臨江軍皆是災傷至重有及七八分去處鄉民
大段貧困其間有逃移之人尚未盡能復業雖今秋豐熟
緣春耕之時正在闕食穀價翔躑人戶無本作田所種不
多私債甚重民力未至蘇醒今來州縣見行起催會之一
路數目浩瀚又緣本路按月起發應副岳飛大軍錢糧並
係見錢緣此民間難得見錢號為錢荒兼目今穀價頗減
若責令人戶依限併行送納愈見困弊深可矜憫欲望聖

憲特降睿旨下本路都轉運司許將去年旱傷及四分以
上州縣未賣戶帖價錢分作二年隨秋稅起催給賣如人
戶情願以米斛依本處市價抵頭折納者聽更不收納加
耗湊作賣糧之數起發度幾稍寬民力

乞施行慶州不發將兵奏狀

契勘本司昨准都督行府及樞密院劄子降到指揮本路
將兵遇有緩急許本司全將勾抽使喚及不隸將兵許勾
一半赴本司按閱使喚本司已遵依前項指揮施行緣東
南第六將並無慶吉州駐劄竊慮本州有盜賊殘害除存
留一半措置彈壓外祇令將一半將兵團結聽候本司

抽今年十月內據維西新黃等州探報虜偽賊馬萬
餘浩瀚侵犯光州及盧壽等處緣本司別無軍馬可以控
扼沿江要害去處遂劄下慶吉州起發已團結下一半將
兵前來應副分布使喚除吉州發到三百人外其慶州見
管將兵二千九百餘人合行起發一半一千四百餘人本
州占客妄激盜賊為名並不肯起發一人一騎本司已兩
具奏聞及鞫都督行府蒙朝廷行下慶州限一日分析不
起發因依及都督行府劄子如本司勾抽諸州軍兵守臣
輒敢占客不即發遣自合按劄申奏本司亦累劄下及遣
使臣前去催促並不依應今來維西等處賊馬已為諸路

大兵討殺各已逃遁沿江一帶平寧本司目下不須前件
將兵已割下虔州權免起發別聽指揮外照會一路將兵
依法合聽帥司節制又有近降朝廷指揮許本司於防秋
緊急之際起發使喚其虔州守臣妄以盜賊為名占吝不
遣不惟有違本司節制亦不遵奉朝廷指揮雖今來沿江
幸保無虞竊慮向後緩急之際難以調度及其餘州軍做
做解體不復遵稟節制緩急有誤國事臣以人微望輕不
足表率一路已具奏聞乞先次罷黜外所有虔州弛慢官
吏已送袁州取勘伏望聖慈詳酌施行

小帖子

劫勘洪州北至淮南界二百餘里南至虔州十五餘
程將兵盡在虔州防秋之際若不先期起發必不及
事兼虔州盜賊比之春夏間十無二二雖有些小皆
是殘黨其存留一半將兵及本州諸縣巡尉弓兵又
不下千餘人自足措置彈壓今來虔州官吏全不體
念事竊輕重妄以盜賊為名占吝不遣若不蒙朝廷
略賜施行委是帥司虛設緩急之際難以任責伏望
聖察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四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五

乞輪差將兵赴帥司駐劄奏狀

契勘洪州未經兵火以前係本路馬步軍都總管司畫奉
聖旨慶州所屯東南第六將兵每上下半年分輪一半赴
洪州駐劄後來洪州經兵火殘破建炎四年內罷帥隸屬
江州路安撫司并撥慶州隸屬鄂州係湖北路慶州緣此
申請續降指揮令洪州將東南第六將起到人兵盡數抽
歸元來去處至紹興元年內洪州復置帥司係安撫制置
大使蒙朝廷差兵二萬人其慶州却撥隸本路緣已有上
件軍馬帥司不曾陳乞依舊勾抽一半將兵前來更戍今

來慶州不知有前項因依習成年例稱有盜賊占吝將兵不肯發遣洪州雖係帥司其元差兵二萬人節次撥隸他將祇有統制官申世景計千餘人委是緩急使喚不足難以分布防緝及彈壓一路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許依元降指揮將本路所管將兵上下半年輪差一半洪州駐劄仍令慶州依舊例逐旋樁辦錢糧前來支給庶幾緩急不致依前占吝有誤國事

奏陳生擒偽齊賊衆劄子

臣竊見近日諸將獲捷其捷報內並稱生擒偽齊賊衆者以萬數少者亦不下數千人除願充軍外餘皆給錢

以所獲糧斛多者十餘萬石少者亦不下數萬除給散外盡皆焚毀契勘諸路招捕盜賊即有給據放散歸業之理今來偽齊賊黨雖元係朝廷赤子緣州縣未盡收復其給據之人寔無所歸若令依舊歸偽齊州縣將來不免又被驅脅從軍死於鋒刃誠可矜憫今江淮間曠土甚多見措置營田舍人夫可以耕作臣愚伏望特降睿旨行下諸將今後生擒到偽齊賊衆除揀選願充軍外餘人並管押赴江淮荆湖逐路帥司令措置分俵充營田使喚寔爲利便其所獲糧斛亦乞指揮務令愛惜或可保守或可搬運或可給散隨宜措置勿令焚毀以爲將來大兵就糧之資

定為得策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獎諭賑濟詔書

勅李綱省所奏賑濟飢民招還流亡事具悉朕臨朝願治當寧與嗟嗟百姓之多艱恐一夫之失所而去歲亢旱遍及江湖誦寒漢之詩而不敢康致桑林之禱而不敢怠申飭使者分拯黎元移粟他州備修荒政究茲惠術責在帥臣惟予廊廟舊弼之賢能體國家勤恤之意撫綏罷病安輯流亡方略敷施功效顯著推霖雨之餘潤活一路之生靈眷言忠勤寔副倚賴為之嘉歎至于再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謝獎諭表

臣綱言伏奉詔書以臣賑濟飢民招還流亡特加獎諭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宣化承流本藩方之職守念功揚善乃國家之憲章拜賜非宜以榮為愧謝竊以天地之盈虛有常數堯湯之水旱無飢民惟人事之允修宜天災之靡害爰肅寒火擾攘之後初無倉廩積粟之儲歲一不登野有飢殍頽衰衰之軫慮底黎庶之咸寧惟上聖博施之仁衆宜協力活一路生靈之命臣獨何功濫膺華袞之褒益重素餐之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覆燾如日照臨周知臣下之勤勞寸長必錄曲示朝廷之體貌細札屢頒

致茲孱陋之資亦冒便蕃之寵病牛卧壠嗟筋力之易疲
倦鳥思林期樊籠之可脫已上投閑之請願施從欲之恩
誓畢此生仰酬洪造

乞假觀奏狀

右綱伏奉勅書以臣近具狀奏聞乞罷帥臣之任除一在
外宮觀不允所乞仰荷聖恩第深感涕伏念臣孤陋無取
叨冒已多又居患難之中但有退休之志誤承恩獎起帥
大藩詔旨屢頒不容遜避黽勉就職倏忽踰年雖殫夙夜
之勤曾幾消埃之補素餐之責咎處不遑兼臣多病早衰
心力凋耗憂思健忘拜晚報難近日以來頻在假故深恐

竊事有辜朝廷委寄之意屢丐閑散實以愚誠控告
君父非敢備禮况今車駕巡幸建康江西一路號為上流
重鎮在吳則周瑜魯肅之所屯守在晉則溫嶠陶侃之所
鎮臨宜得精力克壯之臣行以禦侮折衝之任如臣不材
衰病豈可冒居伏望聖慈矜憐舊物曲賜保全特降睿旨
依臣所乞除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幾晚節末路苟
有可言天地大恩螻蟻難報干冒宸聰伏俟斧鉞之戮臣
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再乞宮觀奏狀

右臣近具奏聞以臣衰病日加心力不逮深慮有誤朝廷

委任乞罷帥守除一在外宮觀未奉回降指揮竊見都進
奏院報左司諫陳公輔乞去以靖康間士庶伏闕爲人誣
其說倡至今猶未辯白爲言伏念臣當時遭謗尤甚雖嘗
蒙淵聖皇帝特降詔書宣示四方而仇怨至今以之藉口
臣以積年律事不敢復自辯明至使諫臣援以求去在臣
愚分其何敢安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速賜指
揮除臣宮觀差遣置之閑散庶幾保全晚節不致上累國
體臣無任惶懼戰越祈懇之至

不允宮觀詔書

初李綱所奏乞除宮觀差遣事具悉惟豫章之故即實吳
會之奔關控制上流鞏固南服以知輔弼寬吾顧憂撫漢
池弄兵之民當饑殫相望之後易彼儉歲化為豐年治最
彰聞聖書屢下方倚蕃宣之重共圖社稷之安乃抗封章
懇祈避謗且伏闕之往事皆不根之浮辭排邪議以用卿
斷由朕志守夙心而自信無恤人言勿復有云往安厥位
所請宜不許凡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暖卿比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希詳

同運司乞兵捕虜賊奏狀

據言州中契勘虜賊謝小鬼尹寶謝凱等結集二千餘人
皆是強悍累次作過徒黨自虜州興國縣前來侵犯本州

廬陵太和永豐吉水縣管下虜劫作過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衝入永豐縣正月初五日衝入吉水縣殺人放火已遣發封武節統押諸頭項官兵會合掩殺因官兵稀少奔回績散已再發封武節整齣軍馬向前討捕今月初六日在吉水縣七處逢賊接戰勢力不加潰散內黃從義被擄袁吉州都巡傷中封武節未見下落乞差官兵前來應援安撫制置司除已差申世景下將官馬仙帶領所部兵三百人及統領官王彥選揀精銳人兵四百人前去應援捉殺外契勘今來春首正係州縣催納苗米裝發綱運及入戶耕種之時其虜賊謝小鬼等結集兇徒作過侵犯吉州諸

縣旁近州縣類皆驚擾有防官司受納裝綱及百姓耕種安撫制置司雖已遣發人兵前去應援緣祇有申世景一項軍馬一千餘人除遣發外人數不多竊慮賊勢猖獗難以捍禦雖已劄下虔州及東南第六將分差將官人兵前來策應又恐虔州守臣孫祐依前占吝不肯遣發致令賊衆滋蔓鈔襲吉州素來兇惡之人遞相倣倣作過爲患不細伏望朝廷特降指揮於近便處疾速摘那遣發一項軍馬三二千人前來權聽安撫制置司節制會合捉殺所有錢糧乞於本路近便州軍上供錢米內支撥不以遠近前去討捕仍乞朝廷劄下虔州守臣不得依前占吝將兵公

其協力措置庶幾兇賊早得平殄一方寧息須至奏聞者
乞以淮漢修築城壘劄子

臣伏觀手詔車駕將乘茲春律駐蹕建康此誠至當甚盛
之舉也臣竊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建康為措
置之宜所當先者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
都且命諸將移重兵於江北料理營田葺治城壘則藩籬
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
築城壘矣惟是以淮如廬壽汝漢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畫
臣願陛下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
世忠之於楚張俊之於盱眙揚沂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

互相望以張國勢以警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
僚按行淮漢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鳩牛渚圻
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犬羊無侵突之虞貔虎有蓄
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夫守戰一
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如奕棊之
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陛下既已
斷自淵衷不疑駐蹕建康以承天意矣伏望聖慈益
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臣以衰病見
丐閑散不勝臣子愛君憂國之誠輒復自竭冒昧以聞或
有可採亦臣仰報聖恩之萬一也干瀆天聰臣無任惶懼

戰越之至

乞納級計功推功劄子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為法每獲一級或轉官資或支錢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偽濫之弊自近年以來納級鬻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不可計數為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錫賚歲用之廣百倍牲時罄百姓之脂膏耗朝廷之根本日益月增殊無藝極臣未見其可也今者車駕巡幸

定恢復中原之策則所以懋賞報功使將士知勸節以制度使國用不匱不可不深為之慮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諸將告捷並計級數不得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為言除保明驗實計級推賞外其有選鋒陷陣彊弩破敵立到奇功之人雖不獲級別許保奏優異推恩庶幾實立功效之人有所激勸而朝廷無濫賞幾費戡亂定功不難致也取進止

乞用瓦木蓋置營房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沿江州郡近多火災慮有姦細作過累降指揮嚴行禁戰事理固當如此然臣竊謂軍馬屯聚去處

往往取辦一時祇以茆竹蓆蔭之屬蓋搭房舍以省功力
一有遺漏不可救止火力所及官司屋宇亦遭焚蕪至及
萬家或廢有子遺者如前日臨安鎮江太平州之類是也
今車駕巡幸建康千乘萬騎理當建置營房屯駐將士
宜寬商賈以招徠材植置官窯以燒變磚瓦下傍近州縣
以摘那工匠選有材者專董其事不數月久即見就緒仍
禁止民間自今不得以茆竹蓋屋已蓋造者漸行修換嚴
保伍巡邏之法謹防虞器具之備以絕回祿之患其餘州
郡有軍馬屯聚去處亦可依此施行庶幾火不能作人得
安者區區愚慮干冒天聰取進止 奏議卷之五十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六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之正月二十五日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何鮮奉使迴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具
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遠和豫厭世升遐禍變非常五情崩
潰叩地號哭無所迨及凡在臣庶恣同哀慕臣已率在州
官吏於今屏禭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國家鍾九六之運變
輿有沙漠之行遽厭棄於人寰深上賓於帝所徒抱遺弓
之恨莫聞憑几之言臣民痛心天地改色臣綱誠哀誠痛
頓首頓首伏以道君太上皇帝聖由天縱道本生知儲精

千閭之間圖治百王之上邊神作於堯舜憂勤過於禹湯
迺遭醜虜之憑陵因致羣華之播蕩關河萬里霜露十年
朔野馳心猶佇八龍之返使輶通問空纏九土之悲恭惟
皇帝陛下德履人倫敦崇聖孝孺慕不忘於宵旰深思欲
見於羹墻嘗膽枕戈夙講奉迎之計問安視膳阻伸致養
之誠罹此閔艱何以堪處伏望為宗社之大計副生靈之
至情少抑聖懷俯從禮制冀昊穹之悔禍乘將士之奮忠
毅不共戴天之讎神人所助建中興復古之烈華夏永寧

寧德皇后上僊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三省

院同奉聖旨何蘄奉使迴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具
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遠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
僊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追及凡在臣庶悉
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
天柱傾而絕地維日華虧而沈月魄矧陟方於遐域亦軫
慕於聖懷奉命震驚拊心摧殞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頌首
伏以寧德皇后體儷宸極德合坤靈上皇資內助之賢淵
聖嚴母儀之奉徽音流乎海宇懿範著於宮闈遭國步之
艱難從鑿輿而出狩惟備嘗於險阻致或爽於興居問寢
龍樓莫遂九重之養傳音沙漠空浩萬國之悲恭惟皇帝

陛下夙蘊孝思永懷慈訓以富貴出高而不得盡人子之
志以兵威強盛而未能報敵國之仇忽凶計之遽聞諒至
情之曷處念四海亂離之未靖兩宮寄託之匪輕嘗膽
有為冀劍馘陵之耻茹荼雖痛願寬哀慕之情用慰在天
之靈是為斬親之義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臣伏觀皇帝陛下以奉使何蘇回得金國右副元帥書報
道君太上皇帝久遠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僊
聖情追慕孝思罔極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群臣不忍仰視
傳於四方莫不殫涕雖遵國家舊制以日易月而宮中自

行三年之喪雖俯徇宰執百官之請七降批荅始以軍事
方棘不得已而從之猶施素帳聽政於几筵之側聖孝隆
厚度越百王簡冊所載未之有也臣聞之禮經曰父母之
讎不與其戴天為匹夫而能復讎者前史羨之况於萬乘
之主乎金人不道以其詐謀陵中國破都城邀兩宮以北
狩而置於曠野苦寒之野飲食衣服醫藥皆不得如意以
至此大故親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也計音之來既不以時
又以朝廷新有武功始遣使回具報凶問皆其姦計豈誠
意哉遣發使人奔問諱日奉迎祥官在人情固不可後然
或從或違處其度內皆未可知臣恐議者又以此為敵人

之重有害於吾自治自疆之術則在朝廷不得不先定其策也自建炎以來爲和議所誤專務退避國勢日蹙主威日削失天下者太半方幸近年天啓宸衷悟和議退避之非爲治具遠討之計天聲漸振虜僞震懼將有恢復之期儻或緣此墮其計中小不忍以亂大謀則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新城三老說高祖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高祖聽之三軍縞素爲義帝發哀率諸侯東嚮以誅項籍而漢楚勝敗之勢遂分今陛下詔屯邊將士不用舊例盡爲道君太上皇帝舉哀其策得矣臣聞將士感憤至有感哭連日不輟者人心戴宋追思道君太上皇帝恩德久而不忘

此可見臣願陛下順人心承天意益廣孝恩施之行事枕戈嘗膽脩政攘戎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刷中國之耻一飲饁一寢興無不以兩宮大故爲念則必有合於天人之願者矣匹夫之孝感動天地至有魚躍于冰筍生于冬者而况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聖心感格所激其有不從者哉臣以愚直荷道君太上皇帝知遇雖嘗螻蟻終不棄捐奉迎南都恩撫其溼聞問哀慟不如無生惟有孤忠願納之陛下故敢罄其狂瞽不避斧鉞之誅妄有獻陳伏望聖慈不以人廢言與五六大臣深議而力行之天下不勝幸甚于月天聰取進止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臣綱言伏覩都進奏院報車駕以二月二十七日進發巡幸建康府者乾旋坤轉共知天意之回雷動風行頓覺皇威之暢御乘龍以于邁屯萬乘於要區三靈歡欣四海呼舞中賀竊必從左之形勝莫如建鄴之渾雒自昔稱帝王之州於今爲東南之會控引淮海襟帶江湖豈惟民物之阜蕃寔乃舟車之輻湊玉麟神璽晉以中興虎踞龍蟠吳資用武兵戈之後王氣方隆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憫帝都之未復因之天險濟以人謀高祖之固關中戰必勝而攻必取光武之保河內利則伸而鈍則蟠赤縣神州行遂

定都於河洛靈川沃野聊茲臨幸於江山方將張皇六師震疊中土駕馭貔虎以羽屠鯨鯢掃陵寢之氛埃並心以廟之鍾簣恢復故境再臻八平而臣誤被宸恩濫當閫寄雖長隄新廐竊慕於常丹如重鎮上流有慙於溫嶠心以魏闕莫參鴛鷺之行地近日畿益傾葵藿之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遣左朝奉郎充本司幹辦公事韓岳詣行在所奏表起居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臣伏覩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二字掃清中原拯濟烝黎以定禍

亂克剪大慙刷耻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鼓竦怵
蹈踴躍願少湏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
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為先
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
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
唐祚垂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况以聖明之資為
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
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
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
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

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智男智運
屬艱難導養時晦之文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
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之而吳越
幸建康漸為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
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之驟勝
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
不為凡可之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之直必以
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之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
致矣夫中興於用兵止是之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
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之士氣愛惜民力順導眾心為先

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典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雷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而不層冰千里陽和既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土而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必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去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脩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量待彼之有寡則戡亂定功役不再籍土人何難

之有臣以固陋自靖慮以來與開國論獨特戰中之策不敢以和議為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譏誣仰賴聖明由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為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尚庶幾未填溝壑間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摠憤千古志願畢矣輒

論駁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臣伏觀二月九日手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之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諏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之意有以見陛下克謹天戒思聞讜

言銷弭變故以助中興之運甚盛德也臣竊考西漢舉賢良文學之士詳延于庭如董仲舒公孫弘晁錯之徒不過對策一篇指明時政得失至本朝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始有進卷及試六論乃對廷策其六論題雜出於經子史注疏之間所以求早識洽聞之士號為制科其得人如富弼張方平夏竦皆致宰輔其次如錢易錢明逸孔文仲武仲蘇軾蘇轍兄弟之流皆為名士論議有補於國家然制科之舉貫穿古今以洋浩渺非強記博識稽以歲時未易能究其業所以朝廷近年復置此科未有應卷者無是惟也今者陛下以天鑑之故詔中外待從之臣遵前後

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臣深慮有司拘以卷六論制舉者難於得人無以仰副陛下咨訪闕失宙畏天戒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今來所舉直言極諫之士與免進卷六論祇令對策于廷仍於制策內許其展盡無隱庶幾直言嘉謨得以上聞其進卷六論自以待應科目之士天恩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 必遠召將帥劄子

臣伏觀陛下駕御將帥恩禮兼隆至有不遠千里將帥荷眷遇之厚爭先望天光而聆玉音竭蹙造朝惟恐

若後此亦臣子之至情然臣聞古之善為將帥者非有大
事不去屯所文帝欲勞棘門灞上細柳之軍則親臨之凡
以三軍之命係於主帥機事之來聞不容髮使帥不在軍
敵人覬而知之卒有警急何以應敵今將帥既輕千里而
入覲又有集對燕犒之留連邊境有虞誠不可不慮伏望
聖慈留神深念自今非有大謀議不必遠召將帥如有燕
賜之恩遣近臣即其軍中可也庶幾將帥得以畢精盡慮
為陛下敵愾禦侮以圖恢復將來武功告成中國又安之
後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朝夕進見體貌有加鍾鼓不作則
言足以訪之陛下所幸耳愚慮所及冒昧以聞死有餘

罪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差兵會合措置虔寇奏狀

契勘虔州管下盜賊多是舊來招安已受官資及已有差
遣不曾起發赴任離去巢穴之人近緣知州孫佑措置討
捕有討捕之意無討捕之術謀慮不密漏泄事機致令皆
懷反側結集復行作過如周十隆張大開謝凱尹寶謝小
鬼等頭項不一多者數千人少者數百人遞互入火劫掠
鄉村殘破縣邑虔州管下如興國雩都虔化瑞金等縣並
遭焚毀謝小鬼等近者侵犯吉州界分殘破永豐言水等
縣逼近州城又於太和萬載縣界內盤泊作過本司遣發

申世景下將官馬仙統押軍馬前去會合巡尉及吉州將
兵追襲斬殺五百餘級殺獲首領蕭破洞賊勢方沮又遣
統領官王彥將官王勝各統所部軍馬前去永豐興國縣
界會合巡尉討捕張大開周十隆尹寶李安淨等除近據
虔州將官曹綱申殺獲尹寶賊徒不計數目及據統領官
王彥申已討蕩永豐縣賊沈三千軍生擒賊首殺獲三百
餘人并據吉州申張大開已就招安見赴州公參及據虔
州將官何榮申殺敗周十隆等復奪興國縣追襲至贛縣
界殺死賊徒五百餘人又據將官馬仙申殺敗徐聳賊徒
生擒徐聳已解吉州報勘本司已具邊項因依申朝廷外

近來周十隆與謝小鬼尹寶殘黨及自餘賊徒丁二
十一謝二十八花張細計明寶丁和尚呂添男謝凱陳八
棟廖車頭十等互相合火人數衆多雖累次殺敗尚未衰
息本司已劄下將官馬仙統領官王彥專一於永豐興國
縣措置討捕并近蒙朝廷差到福建路統制李貴下軍馬
前來會合本月初二日據李貴申已將帶所部軍馬前來
虔吉州界會合捉殺所有隨軍老小乞於吉州屯泊本
司已劄吉州踏逐官屋及寺院屯泊並應副錢糧外契勘
虔賊累年出沒作過正如溪洞徭人不復知有王化致令
虔州一州財賦催理不行傍近郡縣皆被其毒為害甚大

若朝廷必欲掃蕩巢穴窮究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非歷以重兵且招且捕將招出頭首并桀黠徒黨押赴軍前使喚使良民漸次歸業未見其可兼慶州南安軍見有廣南劉宣湖南李才古政譚城鄧宣芳正等賊徒各數千人頭項不一李貴軍馬人數不多未可全然倚辦竊見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下軍將多在鄂州屯駐見於本路起發錢糧前去應副若乘此邊境寧息別無探報之時選擇得力統制統領官摘那數千人前來本路就糧權聽本司節制令與李貴及本路兵將會合措置不數月間決可平殄將來盜賊既平之後亦須且留李貴軍馬屯泊吉州與本

路兵將相為表裏彈壓使殘黨不敢復出嘯聚作過或有作過之人即時討殺此為得策若目前討捕不遣重兵只據見在兵將竊緣賊火數多官軍有限勢力疲之別無策應難以成功若將來賊平之後不別屯軍馬但以度賊心之本路將兵事力單弱必待殘破州縣屠害生靈一萬震擾廼始申告朝廷遣兵應援緩不及事為患不細兼慶吉州殘破縣餘賊平之後亦合體究着實蠲放稅租使民戶得以安業除已遣二朝奉郎本司幹辦公事韓岳詣朝廷稟議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詳酌措置施行
朱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六

熾滿

以情

詳其詳詳為未東

李忠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七

乞差趙不華等充招捉盜賊官奏狀

契勘本路虔吉筠袁撫州南安建昌軍等處常有盜賊結
集作過其初微細正緣巡尉不切用心向前緝捕漸至滋
蔓及至會合諸處巡尉又無節制統一年前乍卻遂令賊
徒得生姦計招誘徒黨恣行劫掠暨遣官兵前去討殺賊
徒即時分散藏伏更無蹤緒官軍既退又復嘯聚出沒作
過若不別作措置深慮搔擾州縣殘害良民不得安業為
患未已今相度欲於本司置措置招捉盜賊官兩員不拘
京朝官選人擇有風力材幹曾經捕盜有功績之人充上

項差遣依本司幹辦公事理為資任除身分請給外遇差
出措置應本路州軍有盜賊竊發去處合行會合巡尉討
捕招獲盜賊破券一道其供給等並於本司錢內支破應
本路州軍祿贍賊竊發去處合行會合巡尉討捕即差措
置招提官蘇六措置統率討捕其巡尉怯懦不肯向前之
人並許申本司體究得實按劾奏聞庶幾巡尉有所統一
協力向前不致誤事盜賊易得衰息今竊見右承議郎前
知臨江軍新淦縣事趙不華右儒林郎筠州軍事判官馮
汝嘉逐官委有材幹風力在任捉獲兇惡強盜人數甚多
殺獲賊首鄒烏八及招到單子玘等績效尤著本司已保

乞優異推恩外如蒙朝廷許置上項員闕即乞差前件
官兩員充填

小帖子

契勘本路虔吉等州盜賊時復作過即與其他諸路
帥司事體不同兼本司減罷文臣準備差遣五員外
止有幹辦官五員即次蒙朝廷差委前去逐州催促
軍器秣糴軍儲等事委是闕官今來所乞措置招提
盜賊官兩員如止計時暫措置候盜賊寧息日罷亦
乞朝廷特賜詳酌施行

契勘近日虔賊謝小鬼等侵犯吉州及張六開周十

奏議卷之五十七
隆等見在永豐興國縣界首作過本司已遣發兵將
前去措置外其永豐縣又有一項李安淨嘯聚徒黨
劫掠作過人數漸多契勘右承議郎前知臨江軍新
淦縣李趙不華見得曾在洪州寄居本司已逐急依
所得便宜指揮差本官權充措置招捉盜賊官前去
統率巡尉討捕李安淨等外伏乞睿照

乞就都督府遣發得力統制官部押三二千人前
來使喚奏狀

據統制官李貴申慶賊周十隆節次差人前去說諭朝廷
德意許之自新前來公參其周十隆並不遵稟及故違江

西安撫制置大使司所立日限反覆並不從招撫出參依
此降指揮合行討捕兼准樞密院劄子若不聽從即會合
本路應干捕盜官兵等併力勦捕外竊緣周十隆所居巢
穴係在山谷深僻去處徒黨衆多據貴所管官兵交是分
布不着除已申慶州差發將兵外申本司乞差兵前來會
合措置勦捕施行本司契勘所管申世景一軍止及一千
餘人見今奉出將官馬仙王勝孟通統領官王彥等前去
討捕吉州賊尹寶臨江軍賊李安淨慶州慶化賊賴漏八
袁州石鐵牌潘小叔等已起發過一千二百餘人委是無
兵可以差撥竊緣周十隆等係慶州劇寇所養槍杖手三

千餘人謝小鬼二千餘人其餘頭首如謝先謝謀張收萬
雲田王盧超張迪等各係招安已授官資差充諸州指使
未曾赴任之人每名所養槍杖手皆不下三二千人從來
並聽伏周壽隆使喚今來周十隆既不遵稟朝廷指揮公
參致令官軍進討決須嘯聚徒黨抗拒官兵若官軍人數
單弱不能討捕即其餘頭項首領定須做倣作過為患不
細本司累具申呈乞就便差撥岳宜撫下一項軍馬前來
同共措置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今據統制官李貴前項申
述事勢迫急伏乞特降指揮早賜差撥或只就都督府遣
發得力統制官部押三二千人星夜前來應副使喚不

一兩月間決可擒捕周十隆謝小鬼等其餘首領亦可以
重兵彈壓使之出離巢穴永絕後患

差官體究周十隆等受入招安及令李貴差人入寨

告諭奏狀

勘會慶州興國縣管下有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結集徒
黨作過本軍節次依奉朝廷指揮劄下統制官李貴措置
招捕近雖據李貴申稱賊首周十隆等願受招安祇是發
遣到次首領鍾珉錢寶劉集三名赴慶州公參外其正首
領周十隆等各未曾出官公參及李貴所給公據五千道
差人送入賊寨放散徒黨亦祇是據憑賊人具到人數給

與公據並不曾當官逐一揀放本司尋訪聞得賊徒收領
公據在寨實未曾放散徒衆歸業見今依前恃嶮不肯出
參透差使臣李俊齋榜劄付李貴差人指引入寨說諭頭
首周十隆等再限三日出官公參及令將徒黨當官逐人
揀選存留強壯桀黠之人同正次首領並行解赴本司如
出遠所立日限遷延不出即會合官兵併力措置討殺及
具狀申奏朝廷去訖續准樞密院三月十四日劄子爲周
十隆累經招安返復作過奉聖旨除賊首周十隆一名不
赦外其餘徒衆許其自新本司緣爲逐人已自願受招安
之意及再立限差人入寨說諭亦於今月十一日再具因

依申奏乞依本司已行事理催促招諭候到司日依元
指揮特與招撫去後至十二日准樞密院劄子周十隆等
願受招安雖已降指揮不赦緣今來既有自新之意理宜
寬貸劄付本司指揮李貴疾速措置招撫及十三日再據
李貴申備據興國縣狀稱周全錢響謝雲於三月二十三
日赴縣出贖公參了當即時回歸各人本住處訖本司亦
已不住劄李貴催促說諭正次頭首周全等依限赴軍前
公參同揀選到強壯徒伴解發前來本司外今訪聞得統
制官李貴備據興國縣所申周全等赴本縣公參即不曾
入縣其逐人將帶徒黨槍杖手數百人前來城外下寨係

本縣知縣出城接允周十隆等便當公參并李貴先申周
十隆等願受招安已給公據五千道前去其徒黨亦未放
散除已差委本司准備差遣右承直郎錢受之躬親起發
前去密切體究周十隆等的實受招安事理保明供申仍
計會李貴妻人、寨分明告諭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體
念朝廷寬大之因催促依限同以次首領及一行徒黨赴
李貴軍前公參一當官揀選被驅虜脅從及老弱等人
放散外其強壯壯黥人并一行正次首領令李貴量留人
馬在虔州彈壓帶自餘人馬管押赴司出頭若違限遷
延不出意在欺朝廷不稟本司指揮即行進兵措置討

要擒獲賊首一不管走透

小帖子

契勘虔寇自來作過透相關借槍杖手以助聲勢本
司切慮周十隆既不伏公參官軍進討必於諸頭項
下借槍杖手已出榜曉諭今來官兵止是討捕不遵
稟朝廷指揮周十隆謝小鬼兩人其餘首領謝先等
不得開借槍杖手如有暗行開借之人本司察探得
知將來朝廷差發大兵並須一例討殺如有卻能擒
捕周十隆謝小鬼等赴官並依賞格保奏推賞亦乞
睿旨

辭免轉金紫光祿大夫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四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李綱典藩踰年民安盜息寬朕憂顧宜有褒嘉可特轉金
紫光祿大夫勅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涕伏念臣孤
陋無取叨駮已多久居患難之中但有退休之志設蒙恩
獎起帥大藩詔旨屢頒不容遜避黽勉就職倏忽踰年雖
殫夙夜之勤曾滅涓埃之補素餐之責啓處不遑迺蒙異
恩特加遷秩無功之賞豈所敢當况今車駕巡幸建康江
西一路號為上流重地仕吳則周瑜魯肅之所屯守在晉
則溫嶠陶侃之所鎮臨且得精力克壯之臣付以禦侮新

之任如臣不材衰病實難肩居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追
寢成命仍檢會臣累奏陳乞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庶幾晚節末路猶有可言天地大恩螻蟻難報所有特轉
金紫光祿大夫恩命不敢祇受

周十隆不從招撫李貴進兵殺散乞差岳飛下兵
以糧討捕奏狀

准樞密院劄督府劄子樞密院奏勘會昨降指揮令李貴
將帶全軍前去招捕虔吉盜賊其本軍已入江西界多日
並未見申到招捕火數措置次第今據江西安撫制置大
使司申虔賊周十隆等於今年正月內結集賊徒在虔化

等縣殺人放火作過大段猖獗顯見本軍遷延玩寇不為
速行措置致賊滋蔓周十隆係累經招安授官後來反
復作過理難容貸三月十四日奉聖旨除賊首周十隆一
名不赦外餘徒衆許其自新仰李貴統率官兵疾速前
去措置招捕須管生擒周十隆其擒獲人依格推賞外更
支錢一千貫招到徒黨並特免罪將脅從并老弱人放令
歸業留強壯人隨軍使喚務要速得平殄無致遷延走逸
滋長劄付本司催促措置招捕施行

右勘會前項周十隆等賊徒先准指揮令統制官李貴措
置先行招撫如不聽從即會合兵將巡尉併力勦捕本司

遣不任催促李貴指署招捕近據李貴申差人齎旗榜入
寨招安取到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願受招安文狀只是
發遣到次首領鍾珉等三名赴官外其正頭首周十隆錢
響謝小鬼等未曾赴官公參本軍雖出給公據五千道差
人送入賊寨放散徒黨亦止是據憑賊人具到人數給與
公據即不曾當官逐一揀放本司尋訪問賊徒收領公據
在寨實未曾放散徒衆歸業見今依前恃嶮不肯出參本
司再於三月二十八日差使臣李俊等齎榜前去入寨說
諭頭首再限三日出參又劄下李貴如周十隆等依得本
司所立日限出官公參即將徒黨逐一當官選揀將正次

頭首并強壯桀黠人存留並行解赴本司其被虜脅從及不堪披帶人給據放令歸業如出遠今來所立日限遷延不出即會合官兵併力措置討捕今准前項聖旨指揮除周十隆不赦外其餘徒衆許其自新等事理本司契勘今來周十隆鑿鑿響謝小鬼等本司已依元降指揮再立日限差人前去說諭出官公參未到若便遵依今降指揮施行緣一行徒衆皆係久來附從周十隆作過之人竊慮本人誘惑驅率別致走透終害平民卒難殄滅欲乞候見得周十隆等如依得本司差人說諭赴官公參揀放徒伴了當即候解發到本司日依朝廷元降指揮特與招撫若依前

不伏出首即依今降聖旨指揮周十隆不赦行下統制官李貴等措置併力討捕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

小帖子

契勘本司累具奏聞并申樞密院都督府乞就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差撥兵將前來討捕虔賊未奉回降勸釋今來朝廷灼見周十隆過惡已降聖旨指揮不赦務必用兵討捕竊緣虔州將兵係是土人多與賊情相通互相閃避不肯用命兼有其餘賊火分擊前去捉殺所差到李貴下軍馬人數不多及本司官兵亦是單弱難以分布把截要害去處使不致走透

深入巢穴必可擒捕今來只乞就岳飛下差撥三千人前來本路就糧討賊不過三兩月間便可討蕩又緣周十隆係虔州前後作過群賊所宗若就擒捕其他群賊皆可措置平殄既已降指揮不赦而兵力不能勝之卻致猖獗則為害必大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早降睿旨施行

契勘軍行糧食為先若差他處軍馬前來討捕虔寇即須又有錢糧之費如蒙朝廷就近差撥岳飛下軍馬即於本路就支錢糧實為利便亦乞聖察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八

同諸司乞兵應副本路急闕使喚奏狀

契勘本路自今年正月以來致已受招安人周十隆謝小鬼錢響等作過蒙朝廷差到統制官李貴部押軍馬前來措置招捕至今未見了當其鄰近州縣素來兇悍不逞之徒遞相做擾嘯聚猖獗頭項不一帥司雖隨宜遣發兵將前去討捕軍馬單弱分俵不着以此賊徒窺見官軍次第無所忌憚結集火數漸多滋長難制雖累具申奏朝廷就便遣發軍馬前來應副使喚至今多日未奉回降指揮遂司照對目即本路虔吉撫州南安臨江建昌軍管下皆

有盜賊作過日逐不住據遂州軍申乞差兵收捕逐項盜賊帥司見管統制官申世景下人兵節次差出外別無兵將遣發今再具日近據州縣申到盜賊及已差發兵將措置討捕下海未

一慶州興國縣賊首周十隆謝小鬼依奉朝廷指揮令催促統制官李貴措置招捕近據李貴申逐人願受招撫除已發到錢響一名見在軍前外其周十隆謝小鬼等並不體認朝廷寬恩許令自新之意一向推托不肯前來公參及給去公據亦不曾放散徒黨故遣帥司再立日限見依朝廷指揮會合慶州將兵討殺未見了當

一據撫州等處申有慶州慶化縣賊賴花十九賴漏八賴二十四賴十七及客賊李八盧四程念八鄧軍四羅賴九等糾合一千餘人先侵建昌軍南豐縣界以次撫州宜黃臨川崇仁縣衝散官兵殺人放火劫掠作過帥司已差申世景下將官王勝管押軍兵二百餘人前去會合巡尉討捕及就差見在永豐縣捕賊統領官王彥軍兵四百餘人取徑路前去措置掩捕未見申到次第

一近據袁州申萍鄉縣界見有湖南賊石鐵牌及王權

蘇勝陳老虎殘黨并吉州安福縣潘小淑賀和尚等
賊數頭項合成一火劫掠作過本州差官兵巡尉收
捕兩次衝散殺死弓兵不少見今猖獗人數已及七
八百矣別無官將捍禦委是危急帥司已逐急差元
在吉州捕賊將官馬仙三百餘人前去討殺至今未
見申到次第

一據臨江軍申賊人李安淨等雖被統領官王彥殺獲
一百餘人生擒次首范少七等一十餘人外見有賊
首李安淨并殘黨未獲出沒作過已差將官孟通軍
馬討捕未得了當

一據吉州申賊徒尹寶等雖被將官馬仙殺散及擒獲
尹寶全家父母妻子等有賊首尹寶等殘黨依舊嘯
聚作過未得了當

一又據吉州申有永新縣賊王該等嘯聚四百餘人劫
掠作過及擄去虔州節推劉彥登家屬見差巡尉前
去招捕未獲

一據南安軍近有侵犯城下作過賊人立明殘黨古政
芳正劉思同方全朱明譚誠鄧宣等一千餘人見在
管下沙村等處作過帥司已劄差虔州將兵三百人
前去本軍同巡尉措置討捕未見申到了當

一據慶州申瑞金縣賊蔡居道等糾集徒黨二千餘人拘執催稅官權縣裴汝能殺死人吏弓兵等劫奪去係官錢物見委官前去體究及劄下慶州差將兵前去措置未見申到次第

一契勘慶州管下已招安有名目差遣不曾起離巢穴之人除周全錢響外見有張收謝先謝謀萬雲田玉謝響盧超張迪等十數人各立山寨收養槍手各係三二千人平時聽伏周全使喚今來李貴進兵其周全已與張收同共作過竊慮餘人反側不安別致生事帥司除已劄下李貴止係捕周全謝小鬼外不得以捕捉周全為名搔擾其餘已受招安人引惹生事帥司雖已出榜曉諭亦須壓以重兵使懷反側之人不敢作過

右逐司契勘本路見有前件賊火頭項不一帥司雖已分遣官軍前去收捕緣止有申世景一項軍馬除火頭輜重外可以出戰不及千人差出討捕每頭項不過三百人伺候一處賊勢稍衰又移往一處討捕其差出兵將例皆暴露日久疲乏別無人兵可以策應抵替其李貴所部軍馬人數亦是不多深慮賊徒結集愈眾輕視官兵轉見滋蔓侵擾州縣難以制禦欲望聖慈體念一路事理非輕特賜

奉旨檢會帥司累奏就都督府差撥一頭項軍馬三五千
人前來本路應副急關使喚候盜賊寧息即時發遣歸元
來去處所貴有所倚仗臨時不致誤事

再辭免轉官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典藩喻年盜息民
安宜有褒嘉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尋具奏辭免伏蒙聖旨
降詔不允臣不勝惶懼感激之至臣竊以帥守之職當任
一路之責非若列城膺一郡之寄而本路自今春以來屢
寇作過驚擾旁郡雖遣兵討捕尋即敗獲然以軍馬單弱
之故未能掃蕩巢穴窮其根株以寬朝廷憂顧罪矣是

功之有儻以盜息民安為名以冒賞典公議謂何非獨
臣所未安實亦有累國體兼臣雙以衰病請閑見患瘡瘍
久在假故深慮妨廢職事復劾煩言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遣寢成命以安愚分仍乞檢會臣累奏除一在外官觀差
遣任便居住異時蒙被驅策折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戰
越

准劄催諸州軍起發大軍米奏狀

今月二十二日准行在入內內侍省降到金字牌御封六
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節文降到指揮令江西轉運司於
去年上供等米內起發五十萬碩前去江州樁管除近除

豁二萬二千二百餘碩充一路數內多科之數一萬碩應副洪州一萬碩虔州減免外有四十五萬七千七百餘碩雖近擾逢運判具到已發四萬七千碩亦未見申到的實起發綱解勸朝廷見行措置軍事其上件米斛且甚便要支遣不爾少有稽緩有設軍食右已劄下轉運司撥未發米斛限七月十五日取須管一切數足外劄付本司更切嚴緊催促施行本司已即時牒轉運司遵依聖旨指揮火急催發施行去後今據轉運副使逢汝霖徐林公文契勘本路上供額米係以秋苗椿辦自經兵火之後多有逃閤及間有災傷年分所催統賦例皆不及舊額其上供之

逐年並蒙朝廷除豁抵以實催米數起發照對上供米舊額一百二十六萬九千碩會計紹興六年一路實催秋苗止有九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九碩一斗六升雖蒙減免止供一十六萬九千碩外猶一十一萬六千石係是實催苗米外虛數無所出并和糴米減免三萬外收糴三十七萬石蘇慶筠州見有盜賊收糴未足截日終已糴三十四萬二千五百九石六斗五升及紬絹折納米五萬六千八百一十三石六斗九升三合已上三色共寔合發米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六百八十二石五斗三合依准逐次所降指揮科撥內二十萬石應副行營左護軍四十萬石

岳太尉三十萬石張少保十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三石七
斗六升三合就支外只有三十六萬四千八百七十二石
一斗係元撥付江州及改撥行營左護軍米應副老小江
州椿管之數進准五月四日都督府劄子指揮於上件改
撥米內轉發八萬石往廬州截日通已支發過江州椿管
米共一十萬一百石外自餘未發江州米二十六萬餘石
見曉夕極力催督起發緣本路遞年所催秋苗盡充上供
外諸州不無逐急侵用數目見據洪州申科折糶米一萬
三千餘石折科馬料七百三十七石并據虔州申秋苗上
納到四萬餘石遣兵招捕盜賊調發將兵支過口食別無

從出不免侵支上供米九千一百餘石已係知州孫佑自
劾申奏及吉州申廬陵吉水永豐太和縣共八千三百七
十八戶委被虔賊燒劫逃移去年二稅無從催理已委官
覆實及申尚書省乞行閣放兼虔州南安軍盜賊未息見
蒙朝廷遣兵收捕有合除豁數目並在上項實催苗米之
內其合起發江州米即無四十五萬七千七百餘石之數
本司已節遵開具前項秋稅不及舊額等因依供申朝廷
乞以實催糶到米數起發去訖今准前項指揮本司除已
遵依緊行催督逐州軍據合發米數火急依限起發外申
本司并帖子契勘本路逐年實催苗米每歲侵支殘欠常

不下十餘萬石且如紹興三年計一十八萬九千二百餘石四年計三萬三千五百餘石五年係旱傷實催數少亦計十萬一千餘石所有紹興六年實催計九十八萬餘石比之遞年幾多又緣盜賊未息且約侵支殘欠一十五萬石其未發澶州米二十六萬餘石若除上項侵支殘欠一十五萬石約止有未起發米一十一萬餘石通已發過一十萬餘石共計二十一萬餘石係江州樁管之數又小帖子契勘所催秋苗從來每年有人戶殘零拖欠比年以軍事緊切督責州縣嚴行拘催如吉州有官人蕭嗣宗郭振民臨江軍鄒迪功等皆是抵頑不納稅賦並具申朝廷已

曾行遣以此可見本司與州縣非不用心督責嚴切止緣民戶凋殘盜賊尚多不無拖欠之數伏乞照會

右勘會江西一路自兵火殘破之後又經旱災人戶凋耗雖去年稍得豐稔人戶未盡歸業田土荒廢尚多謂如洪州分寧奉新等縣人戶所有纔有十之三四其餘縣分號為多處不過十之六七通一路計之多寡相補纔及承平之半稅賦更難以及額又加虔州累年盜賊猖蹶稅賦徃徃催科不行吉撫筠袁等州亦有盜賊殘擾去處遂致苗稅亦多拖欠若不以實入之數起發上供一切督迫州縣必歆及承平額數不惟無所從出兼恐州縣不免數外

科敷重困人戶非獨不足以仰副朝廷寬恤之意亦使官吏虛負罪責所有轉運司具到前項因依伏望聖慈詳酌特睿旨施行

謝藥并銀合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暑藥兼銀合茶藥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閩藩方之修扞深軫天慈賜御府之匪頒遠迂星使拜恩優渥拊已凌兢中皇帝陛下道格天淵仁漸動植總英豪而駕御復土宇之版章知臣下之勤勞載隆體貌當炎蒸之鬱敦特示眷存北苑靈芽滌煩銷渴上方珍劑愈病析醒顧臣何人亦膺此賜竭

犬馬之力願盡瘁於衰年進藥石之言誓少酬於鴻造

謝轉金紫光祿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轉金紫光祿大夫累具奏辭免蒙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假守踰年未塞剖符之責誤恩增秩更叨出綽之榮雖具列於危踪曾莫回養淵聽仰承明命彌切厚顏中伏念臣猥以瑣才幸陪休中荷分閫一方之寄折長江千里之衝撫字雖勞曾未蘇於凋瘵芟夷無術初莫變於剝輕之龔遂渤海之能愧汲黯淮南之治佩牛帶犢舊習猶存裘甲囊弓茲風未見宜在黜幽之典乃蒙褒進之恩抗章莫遂於楮墻

拜賜實同於臨谷寵光若此報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包荒至仁善貸執賞罰之大柄示磨勵之宏規每於臣鄰曲加體貌致此懋賞濫及孤蹤臣敢不深體眷懷益思勉勵竭犬馬之力雖莫報於乾坤遂糜鹿之心尚有祈於君父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九

應副新虔州張覺錢糧在職待罪奏狀

勘會近奉聖旨令湖南差統制官步諒軍馬前來江西會合李貴措置盜賊權聽本司節制其步諒統押官兵已到吉州本司尋行差撥前去虔州駐劄措置盜賊權聽新知虔州張覺使喚去後今月初七日據張覺申契勘統制官步諒軍馬世行錢糧依先降指揮合係本路轉運司應副今來轉運司只行下虔州令於稅米內支錢於應副安撫司錢及轉運司八色錢內支緣虔州見今盜賊縱橫諸縣道路不通財用闕絕訪聞六月內支軍糧米尚欠二百石

支遣不過七月已後月分各合支七千餘石未有一粒至
十月方納稅米見今委無稅米可支八月冬衣錢合支五
萬貫九月賞給錢合支二萬貫亦未有一文近蒙轉運司
差屬官前來剗剗雖平準務本錢並已剗剗盡絕委實無
錢可支竊慮步諒軍馬到州目下並無錢糧決致生事甯
恭依聖旨指揮前去赴任已到吉州訖為見虔州闕乏實
是怯懦逗留不敢前去交割已具狀申朝廷乞賜先次
罷黜外乞指揮移文轉運司真實那移錢米應副施行勘
會新知虔州張覺近因經由洪州赴本司稟議有劄子稱
虔州闕乏尤甚官司窘迫目下經營無緣便有所濟乞本

司支借錢米專充招捕盜賊使用本司已於昨得朝廷指
揮帶糴米內支借米五千石於回易錢內支借一萬貫并
支物貨等紐計二千餘貫應副前去訖今又據前項申述
契勘虔州緣諸縣各有盜賊難於催科及本州官吏有失
措置遂致財賦大段闕乏目前已是闕乏錢糧支給官兵
請受今來步諒一軍雖蒙朝廷指揮許於湖南椿撥錢糧
應副文移然返卒未能副目前支遣其轉運司所撥名色
官錢多係本州日前使過即無見存之數又有軍衣賞給
等數目浩瀚本官到任之初委難責辦若非朝廷特降指
揮應副決致誤事本司照對見管朝廷出賣鈔引錢一百

逐急於數內支撥一萬貫并再於帶糶米內支撥三千石
給付本官及牒轉運司將實管錢米輟那應副虔州目前
急關并劄新知虔州張甯催促起發星夜前去赴任外所
有虔州自餘關乏錢糧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貼黃

契勘本司累具奏聞乞將本路上供錢米應副李貴
兵馬支遣却於福建路椿收元贍養李貴軍馬錢糧
起發上供及將本路月椿錢應副步諒軍馬支用却
令湖南椿收元贍養步諒軍馬錢糧就近發往鄂州
未奉回降指揮竊緣本路州縣錢米除上供月椿外

別無寬剩之數若朝廷止令轉運司趙那應副委只
無從所出伏望聖慈速降睿旨與決施行

乞屯兵江州防秋奏狀

臣竊聞思患預防與事來報應者利害相去甚遠平時不
思為預防之計及事至而應豈不有誤國家之大計耶目
今偽齊之兵為劉光世擊敗於淮淝之上其餘破亡殘黨
散走嘯聚往來於淮西之間斬黃兩州既有岳飛等軍屯
駐鄂渚分布策應照得斬黃兩州與江州實為對境斬黃
即江州之脅背江州即江西之咽喉也萬一敗亡之卒批
亢擣虛延入內地使不預為之計臨時緩急調發於他郡

則受敵之際旁需救援豈不誤事哉况蘄黃等州與江州
煙火相望通淮之路大小十數馬行不過三四日步軍不
過七八日便抵江面若無屯駐軍馬防托要害受敵必速
池郡救援非月餘不至何益於事臣竊謂淮西之舒蘄與
淮東之通泰事頗相類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無
兵則無以援舒蘄舒蘄不守則江西受敵矣臣已依指揮
將江西等州兵將許臣勾抽使喚照得江西盜賊已漸寧
息將逐州所屯駐兵勾抽一半起發分布控扼所有一半
仍舊屯駐討捕盜賊未至淨盡去處其隸將兵雖例前去
差撥竊慮逐州占吝不為發遣累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諫
人兵皆在虔州措置盜賊相去甚遠緩急難以勾抽使喚
沿江一帶險要去處並無入兵分布防守况車駕駐蹕建
康如江州等處最為上流重地又與去年防秋事體不同
理宜分屯大兵以為控守朝廷必已行下措置本司並不
曾被受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早賜詳酌施行

措置本路盜賊奏狀

契勘臣奉華春夏間到官之初適當旱歲米斗至千餘錢
盜賊稀少蓋緣遠方之民但見朝廷除本路安撫制置大
使意謂所統軍馬必多巨寇既不敢起小盜隨亦寧息至
今年春因虔州官吏失於撫循引惹生事致周十隆謝小

鬼等殘破屬邑侵犯吉州永豐吉水等縣本司差將兵前去討捕每頭項不過數百人雖幸殺敗遏其兇焰使復歸巢穴然兵力單弱不能深入窮其根株相繼福建路李貴一項軍馬前來與賊相持山林險阻之地久未有功旁近兇徒窺見官軍勢力弗強皆有跳眼之志雖去歲豐稔粒米狼戾斗米不過百錢而竊狗偷紛紛不已誠有以致之也虔化賴漏八楊三十四兩項賊徒相繼侵犯撫州勢頗飄暴本司遣統領官王立將本部軍馬前去會合臨川知縣王時率弓兵土豪深討捕已招降到楊三十四等其賴漏八等亦為土豪所誘見擒捕到徒黨數十人付

州建昌軍推治袁州萍鄉縣有湖南及吉州太和縣賊徒石鐵牌鍾牛皮賀和尚等嘯聚作過本司遣申世景下將馬仙將所部軍馬前去討捕並已招捉了當筠州高安縣近有熊青等賊徒去城數十里劫掠人戶知縣步汝霖縣尉李聃年躬親前去討捕為賊所害及殺傷官兵弓手土豪甚衆本司遣發統領官王彥前去討捕已擒獲賊首熊青等八名各赴本司交還處斬訖并斬賊徒一十六級見委巡尉搜捕殘黨唯是吉州永豐縣賊首李安淨出沒於崇仁新淦永豐等縣作過雖中間為王彥殺獲徒黨一百二十餘人又復嘯聚至今猶未敗獲不逞之徒徃徃借其

聲勢劫掠村疇本司近已再遣王彥自筠州前去會合已遣軍馬須管於日下捕獲外撫吉筠袁等州目下別無作過盜賊惟是虔州周十隆謝小鬼與其餘已受招安不離巢穴之人恐張收等十數項賊徒深慮秋冬之交結集作過又有劉豈一項賊馬見在本路與廣東兩界首及古政李才等數千人見在湖南與本路兩界首來往作過今冬勢須過為隄防臣已與新知虔州張鬻商議措置屯李貴步諒兩軍於旁近遣元係本州招安使臣羅武賴勝錢響等入賊說諭周十隆謝小鬼張收等令放散徒黨赴州公參與免罪犯不奪已補官資其家依舊聽納租稅因令挈

家若於州城漸次遣發赴本司聽候朝廷指揮其有不從者會合軍馬討捕更不招安庶幾革去舊習不至養成後患所有劉宣古政李才等賊徒一面遣發東南第六將兵前去討捕伏望聖慈降旨朝廷更賜指揮施行

乞戒約捕賊亂行斫級希求功賞等奏狀

契勘本路州縣管下遇有盜賊作過遣發官兵前去討捕其統兵招撫官多是逼逐賊徒出界或擒獲到此小徒伴便於申報捷狀內循習近年體例妄稱與賊見陣棄頭不斫追殺數十里橫尸徧野墮落崖谷滄溺江河不知其數殘零賊徒別無蹤緒其招到賊火亦不令出公參及揀選

存留強壯人止稱並已給據放散遂致賊徒得為姦計聚
散出沒終不敗獲兼保明功狀難以覈實推賞本司已行
下統兵官仰今後捉殺盜賊告諭士卒如遇見陣殺敗賊
徒並須要斬首級赴官驗認其生擒之人不得殺戮盡
數押赴統兵官軍前驗實送解所屬根勘如在兩界首討
捕不以遠近追襲即不得以趕散出界為名便行抽回軍
馬仍仰統兵官置籍錄記立功姓名狀具的確見陣得功
因依殺到首級及生擒人數結罪保明供申以憑委官檢
驗陣場覈實推賞仍戒約不得亂將平民殺害斫級充數
希求功賞如本司覺察得知其亂轄官部隊使臣以下

當次第重有行遣若委有過逐落崖溺水之人亦仰統兵
官驗實保明的確死損人數同申即不得依前泛濫供報
如遇招安賊火仍遵依前所行指揮盡要正次首領出官
公參拘收器械燒毀寨柵將一行徒伴揀選強壯堪披帶
之人並行存留在軍具數申取指揮施行外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令朝廷更賜詳酌行下庶幾有所遵守

統兵官招捕盜賊奏狀

勘會慶州管下見有克賊周十隆謝小鬼等結集作過累
准朝廷及都督府指揮令本司催督李貴措置招撫如不
聽從即會合將兵討捕本司尋行下李貴催督遵依施行

及一十三次劄下慶州四次劄下東南第六將催差將兵起發前去會合討捕六次據慶州申承李貴申周十隆等不從招撫乞差將兵前來討捕已帖將官曹綱日下部領將兵前去奉司續又五次徑劄下曹綱催促進發至五月初五日據李貴申周十隆等不從招撫已兩次進兵殺敗賊徒外賊首周十隆謝小鬼及自餘賊徒走散未獲已申慶州乞差將兵巡尉前來會合討捕至今未到本司遂行下取問本州及將官曹綱具祈違慢不即起發將兵前去會合因依及具狀申乞朝廷指揮施行去後又經多日並不曾據曹綱申到已起發文狀五月二十二日據慶州五

月十四日狀申方稱見帖將官曹綱部領將兵日下起離前去會合李貴討捕又未見得委的曾與不曾起發顯是將官曹綱全不體認朝廷累降指揮及不聽從本司節制致誤會合討捕走透賊徒緣本州相去慶州及東南第六將地理遙遠每有行下調發等事動經旬日方到今來本州管下現有盜賊作過頭項不一似此帥司號令不行緩急必致譟事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乞將上供錢米應副李貴軍馬奏狀

右臣契勘近蒙朝廷以本路見有盜賊闕兵討捕差到李貴步諒兩軍人馬除步諒壹軍撥就慶州駐泊已奉指揮

以月椿錢應副卻令湖南收簇撥還湖北宣撫司外有一
軍見在吉州駐泊雖與步諒人數不相遠然請受則例過
之三倍步諒一軍月費錢四千餘貫米八百餘石李貴一
軍并老幼月費錢一萬二千餘貫米一千四百餘石本司
累具申奏乞令本路將上供錢米應副贍養卻令福建路
收簇撥還未奉回降指揮止是令轉運司趙那應副轉運
司亦別無擘畫止是令州縣自行措置目今據吉州申錢
糧闕乏無可應副竊慮別致生事臣契勘見今虔吉間盜
賊雖節次討捕稍安巢穴緣巨盜頭首如周十隆謝小鬼
劉宣古才尹寶等並不曾捕獲遙相結集至秋冬之交必
須作過若有錢糧贍養李貴一軍存留本路彈壓庶幾至
時不致猖獗若錢糧贍養不足日有目前之憂即將來盜
賊亦不暇恤李貴在福建與本路贍養之費惟均而利害
相萬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更加詳酌如李貴一軍
別無錢糧應副贍養即乞於岳飛軍中差撥三二千人前
來本路就用錢糧彈壓討捕其李貴軍馬候岳飛下兵將
到日發回和建路駐劄仍乞早降指揮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九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

條具利害奏狀

契勘本路盜賊久未寧息雖因民俗頑獷好復仇怨所致
要是小民迫於衣食易為兇徒之所結集若使田畝之民
衣食不乏各有生理兇惡之人不得誘為徒黨安能一呼
使至百千為詳滋蔓猖獗臣竊見本路催起上供稅賦月
積錢及糴糶等事實有未便於民間者本司已嘗具奏申
陳未奉回降指揮若不別行措置小民漸至失業必致驅
而為盜遣兵討捕卒無已時致赤子之流離情實可憫臣
嘗叨近輔分典要藩荷恩最深欲報無所苟有所見不敢

宋奏議卷之六十 九

隱默今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本司近准御前金字牌降下尚書省劄子令臣催督轉運司起發上供無額斛斛尋取到轉運副使逢汝霖徐某狀節文契勘本路上供米斛係以秋苗椿辦兵火之後多有逃閣又間有災傷年分所催稅賦例皆不及舊額其上供之數逐年並蒙朝廷除豁只以實催米數起發照對上供米舊額一百二十六萬九千石會計紹興六年一路實催秋苗止有九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九石一斗六升雖蒙減免止供一十六萬九千石外猶有一十一萬六千石係是實催苗

米外虛數無從所出又虔吉南安軍盜賊未息見蒙朝廷遣兵收捕有合豁除數目係在實催苗米之數已節次開具前項秋稅不及元豁等因依申朝廷乞以實催糴納米數起發去訖申本司照會臣勘會江西一路自兵火殘破之後又經旱災戶口凋耗雖去年稍得豐稔人戶未得歸業田土荒廢尚多謂如洪州分寧奉新等縣人戶所存纔有十之三四其餘縣分號為多處不過十之六七通一路計之多寡相補纔及承平之半稅賦自然難以及額又如虔州累年為盜賊猖蹶稅賦往往催科不得吉撫筠袁等州亦

有盜賊殘擾去處遂致苗稅亦多拖欠若不以實入之數起發上供一切督責州縣必欲及承平額數不惟無所從出兼恐州縣不免數外科數重困人戶非獨不足以仰副朝廷寬恤之意亦使官吏虛負罪責近已備錄轉運司具到前項因依奏聞伏望聖慈早降睿旨令轉運司具以實催之數起發庶幾小民不至重困流為盜賊不勝幸甚

一 本司去年內差幹辦公事韓岳前去諸州軍點檢奉行寬恤事件續據本官申筠袁州臨江軍係災傷最甚去處有不曾逃移人戶緣災傷草賊侵擾死失佃

戶耕牛闕乏穀種無力輸納乞依湖南州縣已得聖旨指揮差官檢視民間耕種田疇只據所墾田畝多寡之數紐納稅租并臨江軍知軍趙士勛狀本軍日逐據清江新喻三縣民戶投訴緣去歲旱歉雖不曾逃移離業實以飢貧無牛種失於布種及雖有曾布種去處又不能周遍逐縣不住追催枷禁鞭笞要依遞年納戶下全稅乞從本軍施行竊詳紹興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都督府劄子節文應人戶歸業者候催科撥所墾田畝多寡之數合納租稅仍免本戶差役一年其上件投訴民戶雖不係因逃移歸業之人蓋

是懸土不忍去父母之邦緣此飢貧失於布種原情
實可矜憫若不隨宜措置則追納既峻無所從出避
一時刑責之患必見轉徙乞且據所墾田畝隨分數
減今歲稅租等事本司已備錄前項逐官所申事理
申奏至今未奉回降指揮訪聞筠袁州臨江軍災傷
人戶至今緣此拖欠租稅官司催督致有逃移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下轉運司差官體究將紹興六年分
人戶布種田畝不遍拖欠下稅賦見掛欠者特與並
行放免庶幾小民安業不至失所

一契勘本路每月應副岳飛大軍月椿錢九萬餘貫自

來係以輕齎金銀相兼見錢起發昨緣湖北隨軍運
判劉延平移文只令起發見錢自後諸州不惟艱於
應辦其裝發糜費亦不易出自去年四月臣到任以
來催督至今共起發過一百七十餘萬貫本路錢寶
泄於他路不復可還民間闕乏號為錢荒以故殺賤
傷農民戶輸納夏稅戶帖應干名色難得見錢間里
愁嘆至今委棄田產逃移者多若不別行措置將來
愈見闕誤本司昨准金字牌降到御封尚書省劄子
催起發月椿錢連到狀式立限取會已未起發輕齎
窠名斤兩數目以此見得諸路應副大軍皆合用金

銀相兼椿發累曾具奏狀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行
下轉運司許令諸州將所認月椿錢計置輕齋與見
錢相兼起發仍照應在市價例務令兩不相妨庶幾
可以椿辦不至走泄錢寶民間交易及輸納官中不
至闕乏實為利便

一契勘自來朝廷行下轉運司糴買斛斛如有糴本則
官中得米民間得錢兩為利便近年多是頒降告勅
牒與見錢相兼已是難以行使今來朝廷降下本路
和糴專用一色關子雖有許撥經制總制錢指揮緣
應副贍軍多無見管錢物深慮糴買不行州縣不免

抑配重困民力竊緣商賈興販斛斛赴官糴納猶可
給與關子令赴所屬支請今來客旅興販稀少唯是
糴於鄉村民戶積累升斗以足額數鄉民中糴得些
小關子豈能前去數千里外官司請領必為兼并之
家以賤價取之羸落官錢規圖厚利朝廷所費則一
小民受害徒為富商大賈之資深屬未便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令朝廷支降見錢與關子相兼糴買糴於
鄉村即給見錢糴於商賈即給關子庶幾小民獲受
實惠不至重困一路不勝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本路闕雨乞罷免奏狀

右臣契勘本州自七月以後不雨遣官致禱管下神祠佛宇應有仙聖靈跡去處及築壇塑龍迎請聖水躬親齋素日事祈求雖獲感應並皆微細不得霑足見今晚田已是亢旱此蓋守土之臣德薄人微繆當方面之寄精神不足以感格政術不足以共理致茲旱暵單及一方伏望聖慈特賜罷免遴選帥守以寬憂顧臣不勝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乞宮觀劄子

臣契勘自今春以來實緣衰病屢上封章乞罷帥權投置閒散未蒙矜允近為本州入秋闕雨已覺亢旱罪在守土之臣已具奏聞乞從罷免未奉回降指揮竊念臣憂患孤生早衰多病久苦瘡瘍復得筋挛之疾行步蹇緩拜跪艱難加以素有疾眩醫治弗效動多遺忘常恐顛仆一路兵民之寄事體至重倘不量力勉強負荷決致踈虞伏望聖慈特賜哀矜許令罷免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幾疲駑得就休息尚需廩餼以養餘齡感戴天地之恩何以圖報干冒宸嚴臣無任

乞益修政事劄子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

政令和平合於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若而為豐歲此和氣致祥之所也政令乖戾拂於民心天應以災水旱極備而為凶年此乖氣致沴之符也豐凶之本乃在人主心術朝廷注措之間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懼乎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離失業殍踣相望陛下軫念之深不遑暇食親灑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全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意民間之有蓄積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以督供輸禾穀未秀

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歎閭里恣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廣歲且艱食人情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然則陛下欲消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則旱暵必復為豐年美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漢之詩是也安知旱暵之災不為中興之資乎願詔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給足軍食者早整素備無待倉猝取具於臨時也方今強虜憑陵僭竊親屯兵淮潁以為控扼欲進則未能欲退則不可開口待哺於縣官者數十萬人平時運餉已極勞費

歲一不稔將何以給之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二者如鐵炭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歛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屯兵之數不多於前時而養兵之費十倍於往日死生來去無籍可稽上功行賞無實可考轉資遷秩者動以萬計廩祿之費又不知其幾何也開端者不可復歛放行者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無時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財有限而度量不立於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出於民謂之有政事可乎此臣之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

後財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食給然後民力寬民力寬然後天心格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為豐年此臣所以願陛下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為先也臣仰察天時俯揆人事今日誠為危急存亡之秋惟陛下念宗社生靈之重圖為善後長久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乞閑散將歸山林不勝憂國之情輒復自竭陳其大畧以瀆天聽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問得以展盡底蘊為陛下詳言之誓罄狂瞽仰酬大恩臣無任

乞詳酌見糴晚米奏狀

右臣契勘本路春夏之間雨暘調適早禾已是成熟收割

了當自入秋以來闕少雨澤已覺亢旱又生青蟲食害苗
稼見今祈禱未獲感應若更旬日內無雨晚田決致旱傷
竊見朝廷近降指揮受納秋苗及和糴米斛並要一色晚
米竊慮既不糴納早米晚稻又失指準有悞大計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更賜詳酌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一

論淮西軍變劄子

臣據舒蘄江黃州探報鄆瓊叛逆擁淮西全軍并都督行
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偽齊松江州郡人情惶駭此誠
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者也臣請為陛下條
陳之劉光世治軍素無紀律遇敵輒避衆所共知不為無
罪然其所部軍馬皆陝西西蕃部落招降巨盜及簽軍漢
兒渤海之流最為龐雜烏合光世御之以寬頗得其心平
時不至散叛已為不易去冬賊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
次以避敵終能返旆而成功朝廷因而撫用激勵士氣亦

足控敵一面乃輕從其請罷兵柄而投閑散將士缺望遂
生攜貳之志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帥權即當預
選武臣之有威望智畧者以為之代使將士悅服人無間
言則一軍安矣乃遣呂祉以參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以
蒞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厭衆心號令賞罰亦有不合其
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每一發兵頭鬚
為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祉以書生驟得官職意謂功名可
以唾手而取輕當委寄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
將得成其姦此措置失當者二也王德鄺瓊在光世軍中
皆號裒將德以嚴猛失士心瓊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
相熟易帥之後自當分置他軍以絕間隙乃使共事以成
恣事呂祉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
者三也初光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宣城將士進屯廬壽
限以大江足以繫累其心非小補也自今夏經火災之後
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悅衆而不知有攜手同歸之虞術亦
疎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守奔歸行朝正當
權時之宜歸罪于德城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喻以禍福
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情既安瓊必遁逃併有
從者不過部曲耳密諭鄰境諸帥出兵遮截邀擊於要害
之地瓊必成擒不務出此而急置宣撫制置使副臨以重

兵是趨之使去也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擄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之事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措置一失禍患隨之而况五乎深可痛惜試畢其說自艱難以來所乏者兵西北將士尤為難得以百金募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為多十年之間疾病死損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亡數萬之衆棄撫育之恩歸仇讐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一也舍我歸彼賊勢益張朝為君臣暮為仇敵如李成孔彥舟關師古輩我不能有反為賊用致死於我可可悲乎鄴瓊將士備知東南曲折秋高馬肥為之鄰道以擾江淮寧不可慮此深可痛惜者二也朝廷屯

重兵於江淮以為藩籬仰此一軍控制廬壽盡卷而去藩維決矣何以補之折東補西愈見踈闊姦逆窺伺強暴憑陵喪威辱國自取予侮此深可痛惜者三也近年議戰士氣稍振去冬累捷國勢浸強將定恢復之謀漸成中興之業而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扼腕憤歎此深可痛惜者四也此端一啓人各有心後來將帥何以號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曷追語曰既往勿咎此雖措置失當深可痛惜然既往之事不可復追臣願陛下鑒前失以圖將來而已所謂鑒前失以圖將來者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一也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

以固國勢二也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採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四也堅聖心之守而勿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省以應之其說固多然在今日莫先於此五者昔明皇幸蜀中道將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衆志乃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聞皆感泣卒復京師故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所謂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闕成功之所正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經營恢復蓋亦勤矣然卒未能收尺寸之功今一朝以措置失當之故人心攜離士氣

凋喪豈可不相時之宜暫輟攻取之謀且為固守之計靜以待之俟人心之漸寧士氣之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而動以迄天誅所謂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憲乾象紫微之宮三光之廷皆有藩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非常今陛下巡幸省方駐蹕建康而禁衛單弱朝廷初不留意近聞揚浙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侍衛馬軍司兵出戍淮甸外重內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何以待之明受之變商鑒不遠所謂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在今日為不可後也昔秦穆公歸自崤作書以自誓其言曰尚猶詢茲黃髮

則罔所愆又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夫黃髮之臣其經歷久詢之則利害必審好善之臣其忌嫉少容之則薦進必多方召以元老壯猷而興周房杜以持衆美效之君而興唐職此之由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亦能致亂顧所以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興秦隋之季以偏聽亡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貳任欵專也明目達聰聽欵廣也方今虜偽鴟張將士離散天下危於累卵陛下得不廣聽明為扶顛持危長久之計乎所謂揀者苦之言而勿偏聽

在今日為不可後也自古創業中興艱難之際叛將不能無也在高祖時有若盧紹陳璠在光武時有若劉寵盧芳在太宗時有若輔公祐王君廓德宗奉天李懷光叛之肅宗靈武廣德元張嘉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惟能因時制變旋即討定故不足為患今淮西一軍數萬之衆一旦叛去固不為小變若能應之於後亦未足為吾害也或謂虜偽得吾叛將因而用之決須深入建康去淮南不遠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屯淮東張俊揚浙中兵屯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數十萬人又有長江天塹之險若能撫綏將士措置合宜號令得所賊馬豈敢深入倘

以一時之變而議退避則車駕一動大事去矣所謂堅聖
心之守而勿輕動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帷幄之謀必有勝
筭愚臣私憂過計不識忌諱激於忠憤忘生觸死冒進狂
瞽然臣聞天地之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
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
諫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
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
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
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
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臣
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帖子

愚風荷睿過每思竭盡以報大恩第以人微跡踈無
階自致遇事輒發罪當萬死伏望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
覽倘有補於萬分之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聰
臣續據探報鄴瓊驅擄官吏兵民老小凡二十餘萬
人北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并帥臣等
並為所執統制官喬仲福張景劉光時等死之此豈
小變未聞朝廷別有處畫臣以踈遠初不敢論列再
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重恩嘗蒙詔許令入告若

不盡言實負陛下然臣前件劄子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憂憤所激情迫言切難以復處藩方已別具奏聞乞賜黜責或檢會累奏除一在外官觀差遣以安愚分伏望睿察臣近准都督府劄子招收淮西回易官兵已差都承旨張宗元前去措置臣竊以宗元之行何異於呂祉更望聖慈詳酌淮西軍事只委制置使楊沂中為便伏乞睿察

乞黜責或官祠奏狀

右臣已具劄子論列淮西叛將鄜瓊事宜奏聞其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抵忤難以優當帥守之寄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黜責施行兼臣又患足弱拜履有妨疾眩為梗動虞顛仆累具奏乞官觀差遣未奉俞允今來感時憂憤疾勢益深如蒙矜憐察其用心未忍竄逐只乞除一在外任官觀任便居住由賜保全以安愚分干冒天威臣無任

繳奏修舉過職事乞官祠奏狀

右臣伏以衰病累具奏陳乞罷帥守除一外任官觀未奉回降指揮竊念臣憂患之餘誤蒙聖恩行以江西一路重寄夙夜黽勉不敢自暇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去年四月初到任至今年八月終已及一年五箇月適值旱歲遵奉

聖旨賑濟勸糶以活飢民又依稟朝廷指揮招填軍額建
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器甲增修官府勅蓋倉庫催發錢
糧招捕盜賊皆係臣躬親逐一措置處畫心力殫耗幸已
就緒今者以病乞身即非別有窺避兼臣近以淮西叛將
事宜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實緣憂憤成疾心氣不寧思慮
顛錯難以安職伏望聖慈哀矜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罷
臣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除授官觀差遣以養病
軀以安愚分所有臣在任修舉到前件職事釐為六狀仰
瀆睿覽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奏陳淮西事宜獎諭詔書

李綱省所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事具悉昔留侯以
八難止食其之說買臣以十策愚公孫之謀蓋人主有廣
覽兼聽之明則臣下有竭智盡忠之益卿位隆將相計安
國家身雖歿於藩方心實存於王室比閱淮堧之議蔚有
漢臣之風去兩短集兩長所願聞於藥石畫一竒出一策
尚不廢於芻蕘矧乃嘉猷毋忘入告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獎諭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特降詔
書獎諭者事君無隱敢輸憂國之謀陳力不能輒布乞身

之懇恩頒溫詔感集愚衷黜伏念臣猥以諸生偶陪興運
三朝被遇誓殫夙夜之勤一紀孤危備歷風波之險曲荷
聖神之眷濫當帥守之權識昧知幾豈能料敵而制勝才
非任重惟宜置散以投閑蓋常出位而多言祇歆辭榮而
養疾囊封屢貢上千斧鉞之威綈檢誕敷邊冒絲綸之寵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覆載明極照臨察其犬馬之誠
每加聽納憫其簪履之舊未忍棄捐特軫皇慈荐垂睿訓
榮旣踰於華袞懼若殞于深淵臣敢不仰體至仁俯全晚
節危言入告益思藥石之忠衰疾丐歸願遂山林之志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一

